

※ 研究動態 ※

重返揚州南京論學考察記

楊晉龍*

一、前 言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到二月三日爲了執行「清乾嘉揚州學派經學研究計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賴貴三、本院近史所張壽安、本處的蔣秋華、楊晉龍及助理黃智信等人，在林慶彰先生的帶領下，前往揚州實地考察，在揚州大學祁龍威教授及卮榮本、田漢雲、王小盾、張連生、趙葦航等多位教授熱心的協助下，探訪了阮元（1764-1849）的家祠，實地勘查了阮元、汪中（1745-1794）、焦循（1763-1820）等人的墓地及高郵二王（王念孫 [1744-1832]、王引之 [1766-1834]）紀念館，並參觀了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珍藏的古刻版^①。在揚州大學召開的座談會中，雙方曾就學術研究的合作，達成了一項共識：在海峽兩岸各舉辦一場「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第一場由揚州大學主辦，第二場由本處主辦；揚州大學主辦的時間是二〇〇〇年四月三日到四月五日。返臺後，計劃主持人林慶彰先生即積極徵詢和邀請參與發表論文之人選，最後表示願意赴揚州發表論文者共有：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師、國立交通大學共同科詹海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賴貴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周昌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共同科劉玉國；及本處蔣秋華、楊晉龍、金培懿與林先生等九人。於是在二〇〇〇年四月二日至四月十日，帶同助理蕭開元，依約前往參加會議，並發表論文。

* 本所助研究員。

① 有關該次參觀訪問實情，可參見黃智信：〈「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劃」赴大陸考察報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9卷第3期（1999年9月），頁197-204。

二、臺北到揚州

四月二日凌晨三點四十五分，蔣秋華與楊晉龍在林耀椿和陳時聖的協助下，將開會的論文、贈送給與會學者的《汪中集》、《焦循手批十三經註疏研究》及贈送南京大學中文系張宏生教授的《越南漢文小說》等書，搬運上車。四點十五分抵達中正紀念堂戲劇廳前，等候蕭開元、劉玉國兩人，劉玉國因為搭乘的計程車中途拋錨，所以遲至四點四十三分纔到；五點〇七分抵達士林雨農路口，接到林先生與金培懿後，隨即直奔桃園中正機場，與詹海雲、周昌龍、賴貴三及其夫人（成玲）與小孩（賴秉忻、賴秉圻）等會合。由於正遇上清明、春假，機位難求，詹海雲、周昌龍、劉玉國等先搭七點二十分中華航空 CI — 601 班機，其餘則搭七點四十五分國泰航空 CX — 465 班機，國泰班機於八點正起飛，九點二十分抵達香港機場。然後一起轉搭十一點三十分港龍航空 KA — 810 班機前往南京，下午二點〇五分降落南京機場。

在南京機場出關之際，由於機場海關人員不知汪中為何許人，也不瞭解學術討論會為何事，因此對我們帶了一堆論文與《汪中集》入境，頗有疑慮，後來請揚州大學前來接機的負責人王軍教授入內商量，經過王教授的解釋與保證，纔勉強同意放行，不予扣留^②。三點多出關後，即上揚州大學準備的車子，直奔揚州，於下午

^② 這情形讓我想起臺灣早期警備總司令部一些未受教育而被派駐在海關的人員所鬧之笑話：看到《毛詩註疏》以為是註解毛澤東的詩、看到《左傳》以為是共產黨的書籍、只要有馬克思三個字就認定是寫《資本論》的卡爾馬克斯一樣，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說不清」。以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大國，派駐在一國大門的海關人員，居然連本國最基本的「國學常識」都不懂，難道真的無法找到比較具有文化水平的人了嗎？還是在「文化大革命」後，對傳統中國文化已經陌生到如同外國人一般了呢？大陸對傳統文化認知與普及的教育，如果還不知特別加強，則其所謂中國人恐怕除了洋玩意兒的馬恩列主義之外，真正具有中國人特質的內涵也不可能有多少了。較之臺灣無論官方或民間教育體系，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與傳承，而不是將之視同「古董」般的古物做研究的實情，在中國文化的代表性上，大陸除了地理位置外，恐怕還差臺灣一大段距離呢！記得大陸知名學者李學勤教授、葛兆光教授等一行人，曾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三點應本處邀請，於本處二樓會議室舉辦座談會，林慶彰先生曾請教大陸學者有關簡體字造成國民對傳統中國文化隔絕的問題，其中葛教授的回答認為繁體字只要研究中國古典文化的學者知道就好，不必人人皆學會。尋繹葛教授的高見，似乎將現存具有生命的中國傳統文化等同於已經死亡的埃及古文化一般，僅有專家學者

四點四十五分抵達鎮江瓜州渡口，連車帶人登上「江蘇輪渡戶號 2012 號」的渡輪，橫越長江，據說最近將在附近建造跨江大橋，以後就不必乘渡輪了。當時江風頗大，還下著一點點的毛毛雨，江水則是黃濁色，氣溫約在 5°C 左右，賴貴三爲了安全的理由，強迫女兒賴秉忻上車，不准她在渡輪邊觀賞風景，氣得她嘴唇嘟得半天高。上岸後，於五點三十分左右抵達揚州大學虹橋賓館，祁龍威教授、佘榮本院長、田漢雲教授、王小盾教授、張連生教授及戴偉華教授等不少人已經等在那裡了。龔鵬程師和師母則直接從上海搭乘長途客運車前來，由於不知該車終點站爲泰州，中途不進入揚州城內，因此在一處不知名的地點被放下車，後來花了十五元人民幣，雇了一輛馬達三輪車，纔順利找到揚州大學，比我們先一步到達，住進虹橋賓館二〇八室。後到的我們：林先生和蕭開元住四〇六室、周昌龍和詹海雲住四〇七室、賴貴三全家住進四〇四室、金培懿住三一二室、劉玉國與大陸學者華強住三一四室、蔣秋華與楊晉龍住三一〇室，隔壁三〇八室則住湯志鈞教授及夫人^③。大家清點行李，周昌龍纔發現有一包準備請賀照田轉送給北京學者的書不見了，於是委請王軍教授帶著行李收據，到南京機場查詢，四天後終於領回來。

晚餐後，隨即於七點四十五分在虹橋賓館二樓會議室召開會前會，出席的有揚

研究的學術意義，而沒有在整個中國社會普及傳承的實踐意義。相近的意見，筆者也曾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成立七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上，請教過裘錫圭教授，當時裘教授的回答，與葛教授如出一轍，以裘、葛兩教授在大陸學界的地位而有此意，不難想見大陸一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當然大陸也不是完全不注重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問題，因此近年來也出版了不少以國務院公佈的「簡化字」改寫過的古典書籍，但是這種現代式的改寫注解本，事實上還是隔絕了現代中國人和傳統文化直接接觸的管道，例如只知道「后漢書」而不知有「後漢書」、再者「後宮佳麗三千人」和「后宮佳麗三千人」一類的混淆，如何區分？其情況就如同中國人讀「日本式的漢文」一般，例如「大丈夫」一詞，若未經一番解釋，如何得知乃「沒有問題」之意？基於以上理由，就現階段來說，即使大陸出現一批專門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且甚有成就的著名學者，但就整體社會的情況來說，大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與認知的程度，大概和日本差不多而已，遠遠不如臺灣也。因爲日本也有不少研究中國文化有成的學者啊！尋繹裘、葛兩教授之見，豈非與日本學者之心態相似？如果我有誤解兩位教授見解之處，歡迎提出駁正。更希望兩位教授能提出一些比較具體可行的方案，以消除大陸一般民衆對傳統文化認知上的陌生感，而有利於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未來的良性發展。

③ 其他：王俊義教授住 304 室、黃愛平教授住 204 室、劉仲華和漆永祥住 305 室、彭林與程鋼住 302 室、承載與張承宗住 303 室、錢競和賀照田住 306 室。揚州大學會議服務處設在 301 室。

州大學：祁龍威、佘榮本、田漢雲、王小盾、張連生等教授；臺灣則有：龔鵬程師、林慶彰先生、周昌龍、蔣秋華、楊晉龍、蕭開元等；另外還有湯志鈞教授、王俊義教授、黃愛平教授等人。會中確定未來三天學術會議進行的程序、會議主持人的安排、論文宣讀的次序、以及如何滿足與會學者的需求等事項，決定均由揚州大學全權處理安排^④。會後龔鵬程師、林先生、周昌龍、蔣秋華、楊晉龍等到揚州大學南門對面的「大學城書店」（揚州市四望亭路）購書，發現詹海雲與劉玉國也正在那兒選書^⑤。後來相約到對面的「炸雞店」宵夜，喝一瓶人民幣五塊錢的二鍋頭酒，龔老師說價錢便宜可以保證不會喝到假酒，直到十一點三十分纔回到賓館，賓館規定會議期間十一點半鎖大門，服務員要休息，害得龔師母在賓館門口乾著急，這些男人真有點不像話，還好即時趕上，沒有超過時間。

三、學術會議紀略

四月三日早上八點三十分舉行開幕式，由揚州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佘榮本教授主持。佘院長首先報告參與此次會議的人數；其次揚州大學副校長周新國教授簡介大的概況；接著揚州市孫永如副市長致詞，表達揚州市政府支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定立場。另外林慶彰先生報告「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劃」的研究與成果、黃愛平宣讀戴逸教授的信函、漆永祥宣讀孫欽善教授的信函。然後全體與會人士到虹橋賓館的大門口合影留念^⑥。

④ 大會的決議是：早餐時間為七點、午餐十二點、晚餐六點；早上第一場會議八點三十分至九點三十分、第二場十點到十一點三十分；下午第一場二點三十分開始到四點、第二場四點三十分至六點；並且安排四月四日下午參觀遊覽瘦西湖公園、平山堂（大明寺、鑒真紀念堂）等地。會議進行的地點在虹橋賓館專家樓三樓會議室。

⑤ 案：該書局老闆為揚州大學歷史系教授馮春龍先生，故所進之書頗合大家的需要，且願意幫大家把買到的書（不管是不是在該書店購買）郵寄回臺灣，店中的服務員：經常保持笑容的小沈、精明幹練的小余，服務態度頗佳，因此大家都樂於到此購買。

⑥ 為表達歡迎之意，戴偉華教授有〈海峽兩岸乾嘉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召開賦詩祝賀兼呈友人〉詩：「盛會群賢至，碧紅間柳桃。擘經思太傅，修禊訪虹橋。兩岸文華發，半塘水月遙。放舟湖上去，微雨聽春潮。」李坦教授有〈海峽兩岸乾嘉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在揚揭幕賦詩志賀錄呈與會諸同仁郭政〉詩：「儒冠皆國士，論道本同根。大義文中出，微言席上呈。先賢垂故訓，遺教贊經綸。從此邗城夜，平添月二分。」

四月三日上午，第一場研討會由王小盾與周昌龍主持，發表的論文有：臺灣嘉義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師：〈清朝中葉的揚州學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戴逸：〈吳、皖、揚、浙---清代考據學的四大學派〉（由黃愛平教授代為宣讀）；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王俊義：〈關於揚州學派的幾個問題〉；上海社會科學院湯志鈞：〈清代經學學派及其異同〉等三篇。第二場會議由王俊義和楊晉龍主持，發表的有：揚州大學人文學院田漢雲：〈關於進一步確認揚州學派的思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黃愛平：〈清代漢學流派析論〉；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林慶彰先生：〈方東樹對揚州學者的批評〉；揚州大學趙葦航：〈揚州學派經世致用思想述論〉等四篇。蔣秋華、黃愛平共同主持第三場會議，發表者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劉仲華：〈揚州學者的子學研究〉；揚州學術旅遊學會王章濤：〈商儒轉換中的揚州學派及其經世致用〉；揚州大學陳文和：〈揚州書院與揚州學派〉；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楊晉龍：〈《經傳釋詞》內《詩經》條目析論（初稿）〉等四篇。

四月四日，第四場會議由龔鵬程師與彭林主持，發表者有：上海社會科學院承載：〈揚州學派與蘇南學人〉；臺灣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周昌龍：〈戴震義理學中情理的社會基礎與驗證〉；上海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華強：〈略論戴震的自然科學觀及其影響〉；臺灣新竹國立交通大學詹海雲：〈全祖望與揚州學術〉；蘇州大學張承宗：〈從揚州地理概念的變化說揚州與江南的密切關係〉等四篇。賴貴三、錢宗武主持第五場會議，論文發表者：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蔣秋華：〈孫喬年對古文尙書的考辨〉；揚州大學張其昀：〈《經義述聞》通假借之芻議〉；揚州大學趙中方：〈《廣雅疏證》與漢語詞族研究〉；揚州大學班吉慶：〈從《與李方伯書》看王念孫古音研究的貢獻〉；揚州大學郭明道：〈王氏父子校釋群書的方法與成就〉；揚州大學單殿元：〈《經傳釋詞》簡論〉等六篇。

四月五日，第六場會議由蔣秋華、承載共同主持，宣讀論文者有：臺灣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劉玉國：〈阮元〈釋訓〉析論〉；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博士培育計劃訪問學員金培懿：〈阮元注經方法中的語言意識及其詮釋學意義〉；北京大學漆永祥：〈《漢學師承記》史源考辨〉等三篇。第七場會議由錢競與詹海雲共同主持，發表論文的是：北京清華大學彭林：〈試論焦循《群經宮室圖》〉；揚州大學錢宗武：〈《尙書補疏》疏證〉；北京清華大學程鋼：〈解釋

學與修辭學：以焦循《易》學的假借引申論為例〉；臺灣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賴貴三：〈批判繼承與創造發展——清乾嘉通儒焦循經學述評：以手批《十三經註疏》為例簡說〉等四篇。第八場會議由劉玉國、張承宗主持，宣讀者為：揚州大學張連生：〈焦循參撰《揚州圖經》說質疑〉；揚州大學劉建臻：〈焦循《集舊文鈔》考證〉等兩篇；北京藝術文化研究所秦華生即席演講：〈二十一世紀與揚州學派〉。

四月五日下午四點正至五點正，由佀榮本院長主持閉幕式：佀院長報告會議進行的實際情況；龔鵬程師代表臺灣與會學者發言，感謝揚州大學的招待、安排及提出一些建議；湯志鈞先生發言，認為揚州學派的研究還有許多尚待討論的議題，海峽兩岸的研究可以互補；揚州市文化單位趙昌治先生發言，表達市政府在揚州文化研究上要進行的工作。祁龍威教授因為自認國語不好、以及為表達交班傳承之意，因而委由田漢雲教授代為答謝大家熱烈參與會議之雅意，並宣讀其〈再一次對我校「揚州學派」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林慶彰先生最後發言說明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與揚州大學學術合作的關係，和在「揚州學派」相關研究上的成果及各項研究計劃^⑦。

四、學術會議之外

（一）揚州春遊

1. 瘦西湖公園

四月四日下午，大會安排遊覽「瘦西湖公園」，由戴偉華教授之夫人陳秋琴女士帶領參觀，「瘦西湖」是原名「保障河」或「保障湖」、「長春湖」的人工水道，明末清初的吳綺（1619-1694）在〈揚州鼓吹詞〉中曾有「城北一水通平山堂，名瘦西湖，本名保障湖」的記載，可見至少在康熙年間已有「瘦西湖」之名，不過現今的說法是由於雍正年間杭州詩人汪沆（1704-1783）有詩與杭州西湖比較

^⑦ 有關「海峽兩岸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之內容大要，筆者另有〈海峽兩岸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紀實〉一文，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云：「垂楊不斷接殘燕，雁齒虹橋儼畫圖；也是銷金一鍋子，故應喚做瘦西湖。」於是「瘦西湖」一名乃大行於世，這一「瘦」字後來又成為「秀」的代名詞，所以「瘦西湖」即「秀西湖」，比杭州西湖更為秀氣、更為秀麗多姿、更為秀色可餐：沒有杭州西湖太多的人工雕琢之匠氣、也沒有杭州西湖的富麗堂皇之貴婦氣，有的只是純樸的自然風韻。這時候正是揚州兩年一度的「烟花三月下揚州節」^⑧，「烟花」指的或許是遍地繁華縹緲的花海、或者是滿天「隨風飄蕩」的「柳絮」。一進「瘦西湖公園」的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桃、柳相間的湖邊長堤，盛開的紅色系列的桃花，穿插於正在努力冒出綠芽新枝的柳樹間，「樹樹桃花間柳條」，紅綠相間，非常顯眼，即所謂「長堤春柳」之景。據說再過一陣子細嫩的柳條會長得垂到水中，每當微風輕拂之際，就會在湖面上畫出一道道的漣漪，一圈圈又一圈圈，煞是好看，可惜我們來得稍微早了一點。事實上「瘦西湖」種柳是非常講究的：首先是絕不叢植，即使是號稱「柳林」之處，也不過是門前數株柳而已，並未成林；其次是柳與柳之間，間隔三步，其中間植桃花，形成柳綠桃紅的特殊風光，在濛濛的春雨中，當然就會有「柳線碧從烟外染，桃花紅向雨中深」的鮮明對比了^⑨；其三是柳樹多種在臨水的岸邊，有的甚至就橫臥在水面上，形成「兩堤花柳全依水」之

⑧ [唐]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烟花三月」一句被譽為千古名句。揚州市以「瓊花」為市花，每兩年舉辦一次「瓊花節」，以花為媒，繁榮發展經濟、文化、藝術，廣結四海嘉賓，是為「烟花三月下揚州節」。下文引用與揚州相關之詩詞與楹聯，均出自下列諸書：曹永森選釋：《歷代詩詞詠瓊花》（揚州：揚州市文聯，1992年8月）；朱福娃選釋：《歷代詩詠揚州月》（揚州：揚州市文聯，1992年8月）；朱福娃選編、金鑄校注：《揚州竹枝詞選》（揚州：揚州市文聯，1993年2月）；金鑄選編、朱福娃校注：《宋詞詠揚州》（揚州：揚州市文聯，1993年2月）；朱福娃編選、金鑄校注：《八怪詠揚州》（揚州：揚州歷史文化資料編委會，1993年4月）；金鑄、朱福娃主編：《揚州園林名勝楹聯》（揚州：揚州市文聯，1995年4月）；曹永森編選、金鑄校注：《唐詩詠揚州》（揚州：揚州歷史文化資料編委會，1998年3月）；金鑄、曹永森釋注：《鄭板橋手書道情釋注》（揚州：揚州歷史文化資料編委會，1998年6月）。

⑨ [清]鄭燮：〈和盧雅雨紅橋泛舟〉十二首之一：「今年春色是何心，才見陽和又帶陰？柳線碧從烟外染，桃花紅向雨中深。笙歌婉轉隨游舫，燈火參差出遠林；佳境佳辰拼一醉，任他杯酒漬衣襟。」此描繪「瘦西湖」春天的景色。[清]黃慎：〈桃花〉：「一年一度花上市，眼底揚州十二春；冷冷東風開燕剪，碧桃細柳雨中新。」也是詠「瘦西湖」的春天。

實景^⑩。長堤盡頭為「徐園」。

「徐園」係民國初年辛亥革命第二軍軍長徐寶山（?-1913）所有，徐氏被暗殺後，於民國四年（1915）在清初韓醉白「桃花塢」別墅「韓園」的舊址上，改建為徐寶山祠堂，是一座以「享堂」為主體的園林建築，入門的「月亮門」上有詩人吉亮工（1857-1915）手書的「徐園」二字，「園」字似「虎」字。導遊小姐解釋說，徐氏是個大軍閥，人稱「徐老虎」，被指定書寫的書法家因為畏懼徐氏的權勢，不敢拒絕而又心有不甘，因此故意把「園」字寫得像「虎」字以諷刺徐氏，以表達心中的不滿。導遊小姐又說，徐氏屬擁護孫中山（1866-1925）的革命派，袁世凱（1859-1916）當政後，就派了一個參謀長來監視他，但是徐氏卻把參謀長趕走，袁世凱一怒之下，於是派人暗殺，因為徐氏好古董，所以就是一個古董花瓶中裝入炸藥，徐氏不知情而打開，當場被炸死，後來就在園內建祠堂祭祀他。不過最近許鳳儀則根據新資料，證實暗殺徐寶山的是革命黨人陳其美（1878-1916）、黃復生（1883-1948）。原因是徐氏本是一名投機的大鹽梟，當時已經投靠袁世凱，所以陳、黃才將炸彈裝入「美人齋」的古董花瓶中，炸死徐氏，由於不久之後袁世凱垮臺，所以徐氏的親友王柏齡等乃故意造謠說暗殺行動是袁世凱所主使的，以抬高徐氏的身價。^⑪另外題字的書法家並不是被逼的，吉亮工是主動寫的，蓋吉氏本為「冶春後社」的成員之一，這個文人社團就設在「徐園」內，吉氏與徐老虎原有交情，當然不至於以書法寫作諷刺他^⑫。導遊小姐所以有此傳會之說，可能和民間厭惡軍閥的心理有關，因此也有人認為稱「徐園」，是為了紀念於南朝劉宋元嘉二十四年（447）在揚州蜀崗開始建造園林的徐湛之（?-435）的緣故，並不是為了紀念大軍閥徐寶山^⑬。園內有「聽鸛館」，原為「餐堂」，一九五一年整修後改

⑩ [唐]杜荀鶴：〈送蜀客遊維揚〉：「見說西川景物繁，維揚景物勝西川；青春花柳樹臨水，白日綺羅人上船。夾岸畫樓難惜醉，數橋明月不教眠；送君懶問君回日，才子風流正少年」，則唐代揚州已是「花柳樹臨水」的情況了。近代汪有泰（1845-1918）：〈揚州竹枝詞〉四首之一：「天寧門外水周遭，河淺泥淤浚半篙；聞說當年風景好，一株楊柳一株桃」，「一株楊柳一株桃」亦可想見「瘦西湖」桃、柳臨水相間而植之情況。

⑪ 許鳳儀：〈謀殺徐寶山事件的真相〉，《廣陵春秋》第3輯（1995年12月），頁39-45。

⑫ 有關徐老虎相關事蹟，可參姚文群：〈徐園與冶春後社〉，《揚州文學》1999年第6期（1999年12月），頁49；及潘寶明：《揚州名勝·徐園明瑟》（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頁68-69。徐老虎是在民國二年（1913）五月遭暗殺身亡。

⑬ 見蔡起、李曉廷：《瘦西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頁20。

今名^⑭，館前置有大鐵鑊一對，係南朝蕭梁時期（502-557）鑄造的鎮水之物，民國十年（1921）移置於此，有焦如霖撰文，陳含光篆書的〈鐵鑊記〉碑石，又有〈徐園記〉碑石；館西有「春草池塘吟榭」；園西則是「冶春後社」舊址，有陳懋森撰〈冶春後社碑記〉刻石；「春草池塘吟榭」西北為「疏峰館」，五一年改建，館前的山石、花木鮮秀。事實上整個公園中紅花、綠樹、翠竹、書袋草；假山、小橋、流水、涼亭、古建築；孔雀的高吭啼聲、白鷺鷥的響亮叫聲^⑮、不知名鳥兒的細膩鳴聲；還有忙著採花蜜的成群蜜蜂、偶而畫過眼際的飛鳥、不經意瞥見的游魚；甚至隨風飄舞的綠葉落花、滿地橫陳的枯葉殘花等等，處處皆是美景、處處皆令人留連；無處不舒爽、無處不心怡，不僅僅「徐園」一地而已。

接著過「小紅橋」到「小金山」，進入「小金山」前的那對傻頭傻腦的銅獅子，依然故我，還是一臉「笑咪咪」的樣子，迎接著每一個訪客，趕快找到賴秉忻、賴秉圻合照一張相，和獅子比較一下，誰的笑容最具「傻像」。陳文和教授帶領大家去參觀明、清的家具，途中也帶大家認識「書袋草」，說是鄭玄（127-200）以此草捆書，故得此名，這種草容易種，葉子又屬於細長形的，種在假山奇石之下，不但可以掩蓋石與地交接處的疏漏，而且青綠的顏色，也可以去除山石灰白色彩的單調，所以假山奇石之間多會選擇種植此草。這裡又有十多株老桂花樹，據說秋天桂花香氣甚盛，幾百公尺內皆可聞到。從明、清家具上雕刻的實際表現，可以明顯的感覺出兩朝工藝的差別：明代的雕刻較為疏朗、清淡而雅致；清代則較為繁複、富麗而堂皇；整體的感覺是清代的雕刻較粗糙、明代較細緻。這可能是明代使用這類高級家具的人較少，所以比較有機會做長時間的精雕細琢，清代買得起這類高級家具的人較多，為了增加產量當然不可能花太多的時間，所以也就比較粗糙了，所謂「粗糙」當然只是相對於明代的工藝而言，事實上還是相當細緻的。其中較特殊的是以「石木」鑲嵌製成的椅子，所謂「石木」指的是還沒有變成化石的木頭，似石又似木，灰黑色，清涼沁人，夏天坐在此物上，必然舒適宜人，此物產量稀少，能有如此多的家具鑲有此物，還真不多見。當時就坐在這些明代鑲嵌有「石木」家具的屋內，欣賞揚州美女彈奏古箏；屋外則是蓊鬱蒼翠的群樹中，夾雜一些盛開的桃花，空氣中充滿清新的氣息，由於氣溫不是很高，要是再來一壺好熱茶，那可真是人間一大享受，當然這只是夢想。

^⑭ 以下紀元均省略「一九」兩字。

^⑮ 公園內有人工飼養的孔雀，湖中島上棲息有一大群白鷺鷥，故云。

再從「釣魚臺」上船，過「五亭橋」下，到「熙春臺」前上岸，經「吟月茶樓」前，由西門出園，然後乘車上「念四橋路」轉「平山堂路」到「平山堂」。未至「釣魚臺」前，先到「小金山」的紀念品銷售處，將去年購買的「魔術撲克」拿出，請售賣的小姐再將使用法講解一次，結果回來後還是不會「變」，奈何？接著選購了一些上次沒有買到的書籍，並購置一些紀念品後，經由兩旁每隔幾步就栽有桃花的「長堤」到「釣魚臺」上船。「釣魚臺」原名「吹臺」，最初設計的用意是要在乾隆帝遊湖時，安排樂隊在其中演奏江南的絲竹之樂，以助皇帝之遊興；由於乾隆帝比較喜歡戲曲，就安排了戲班演戲。乾隆皇帝卻覺得此處最適合釣魚，於是釣性大發，下竿垂釣；爲了博得皇帝的歡心，鹽商們連夜召集本地水性最佳的「水鬼」，頭頂荷葉，潛入水中，口銜荷莖換氣，每當乾隆帝落竿垂釣時，就把準備好的活「鯉魚」掛在釣鉤上，乾隆帝舉竿得魚，衆皆歡騰，以此爲樂。現在「釣魚臺」三字是劉海粟（1896-1994）所題。此臺最大特色是從其圓門外望，「五亭橋」的景物，好像是畫在這個門上的一幅畫。

船未到「五亭橋」前，左望可見到「白塔」，現在揚州還流傳著「一夜造塔」的故事，據說乾隆帝有一次坐船經過「五亭橋」畔，對隨行的人員說那裡的景色，很像京城北海的「瓊島春陰」，可惜缺了一座白塔。鹽商爲了博取皇帝的歡心，於是江春（1721-1789）爲首的八大鹽商，以萬金賄賂太監，畫成白塔圖樣，然後在一夜之間用鹽包推積，再以紙札表面而成，第二天大清早，皇帝起床，開窗一望，在濛濛的晨霧中，一座白塔巍然聳立在「五亭橋」邊，如同從天而降，皇帝當然非常高興，因爲這個塔是依照北京白塔的模式縮小而建，後來就在此一假塔的基礎上，繼續建成現在的眞「白塔」。這個記載在《清朝野史大觀》中的傳說，當然是無稽之談，事實上現在的「白塔」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江春集資，仿北京北海白塔，在舊塔基的基礎上，建造完成的，舊塔建於何時已不可考。今塔高爲二五・七五公尺，南向正面建有小平臺，臺兩側各築十九級青石臺階，可登塔上。此塔於六五年維修時，爲防止塔身開裂，曾在塔身加上兩道鐵箍，並以白水泥粉刷；八四年重修華蓋、塔身、臺基等，當時已發現塔身中心線向東南傾斜〇・八七公尺。這個喇嘛塔雖仿北京白塔，不過卻也有幾點與北京北塔不同：（一）、高度較低；（二）、外形較秀美；（三）、塔爲磚雕。還有柱上雕有四十二隻形態不一的石獅子，四周磚雕的龕內雕有十二生肖，象徵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辰；築臺五十三級，象徵童子拜觀音的五十三參圖；相輪十三層，象徵十三天等等，這些都是

北京白塔所沒有的。

「五亭橋」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高恒所建，因為建於蓮花堤上，形狀又像一朵盛開的蓮花，所以又叫「蓮花橋」，該橋的建造雖受北京北海「五龍亭」的影響甚深，然能將亭、橋結合，形成亭橋，分之則為五亭，聚之則是一橋，亭與亭之間以短廊相接，又成為完整的屋面。紅柱子、金黃瓦，與橋下的綠水相映，微風吹來，帶來花草香味，也攪動亭上四角的風鈴，跟著叮咚作響。船經橋下，導遊小姐要我們算一算有多少個橋孔，大家東看西看、左看右看，只看到到處都是橋孔，最後也沒看出什麼名堂來，倒是看到一個年輕小夥子，雙手抓著一枝槳，滿臉緊張的划著一隻小船，在橋邊打轉，似乎可以看到他臉上快迸出來的汗珠，坐在上面的小姑娘則一臉無奈，卻一點也幫不上忙，唉！可憐的小男生，不知何時可登彼岸？阿彌陀佛！事實上此橋共有十五個拱捲形的橋孔，由三種不同形的捲洞聯繫，從正面望去，僅能看到五個橋孔，等到進入中間最大的橋孔，纔發現孔中另有孔，洞中又有洞，所以導遊小姐確定我們算不出來，哼！欺負人嘛！^⑩據說每月的十五日，月圓之時，如果天氣晴朗，每一個橋洞內都會倒映出一個月亮，非常壯觀。

船過「五亭橋」，導遊小姐指著左岸，說那邊有一個「玲瓏花界」，種有天下聞名的揚州「芍藥」，並說「芍藥」花中最珍貴的一種，是花瓣旁有一圈黃色而稱為「金帶圍」的，因為「金帶圍」瓣深紅，中有黃色的暈紋，好像宰相紫袍束金帶的服裝，所以有「宰相花」之稱，而且傳說只要開這種花，揚州就會出宰相，例如宋代開了四朵「金帶圍」花，就出了四位宰相，即所謂「四相簪花」的故事。陳師道（1053-1101）的《後山叢說》曾記載了這樣的傳說：「（芍藥）花有紅葉黃腰者，號『金帶圍』，有時而生，則城中當出宰相。韓魏公（琦，1008-1075）守維揚（揚州）日，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朵，公選客具樂以賞之。時王珪（1019-1085）為郡倅，王安石（1021-1086）為幕官，皆在選中，而缺其一。花開已盛，公謂：『今日有過（境）客，即使當之。』及幕（僚）報陳太傅升之（1011-1079）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後四人皆為宰相。」^⑪這當然只是個傳

^⑩ 以上「釣魚臺」、「白塔」、「五亭橋」之相關論述資料，參見潘寶明：《揚州名勝》，同註^⑨〈吹臺把竿〉，頁77-78；〈白塔擎蓮〉，頁83-85；〈五亭雲起〉，頁81-82。

^⑪ 有關芍藥的故事，參見潘寶明主編：《維揚文化概觀》（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頁223-224；及蔡起、李曉廷：《瘦西湖》，同註^⑬，頁49-50。

奇故事，不過卻也為揚州芍藥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可惜當時芍藥猶未開，無法觀賞其花之美到底如何。

船到「熙春臺」前靠岸，當時正在進行「烟花三月下揚州節」的慶祝節目，由一位年齡不到二十歲，個頭不高（約一五〇公分），臉龐圓圓，身材瘦瘦，柔秀模樣，中氣十足的揚州姑娘主持，出場表演者的模樣也多差不多。看到的表演節目有：揚州小戲、揚州小調、古箏彈唱。這些實際的演出，可能是要「與眾同樂」的關係，所以顯得熱鬧有餘，藝術技巧和內容稍欠不足的情形。因為還要到「平山堂」，所以無法繼續留下來觀賞，不過也可以稍稍彌補三日晚間被「放鴿子」，而無法觀賞揚州民間曲藝的遺憾（詳後）。戴偉華教授又帶著我們登上「二十四橋」，向北遠眺「蘇亭」，並談到有關「揚州瘦馬」諸事^⑩，大家都很好奇，在大陸解放後，這種「食色，性也」的習俗不知是否還有保留？

2. 平山堂

「平山堂」是歐陽修（1007-1072）在慶曆八年（1048）貶官揚州期間所建，位於揚州西北郊蜀崗中峰上的「大明寺」內。進入「大明寺」，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一八六級的石階，以及兩棵高大挺立兩旁，彷彿在迎接賓客的「銀杏樹」，然後會看到「棲靈遺址」的匾額，其後即「大雄寶殿」。石階盡頭的左側是販賣部，買了一些介紹此地的相關書籍與明信片，還特別買了一個別緻的小型「木魚」，準備三不五時在文哲所敲敲，好讓大家享有一點禪意。「大明寺」之稱，實因始建於南朝劉宋大明年間（457-464）而得名，乾隆帝大概看不慣「大明」兩個字，所以乾脆賜名改為「法淨寺」，清代以後就稱作「法淨寺」，直到八〇年纔回復本名。大雄寶殿前香火鼎盛，當時正是作下午課的時候，因此不少出家人聚集在殿內念經禮佛。西北面的「藏經樓」係八六年拆遷揚州城南門外「福緣寺」殘存的藏經樓，改建而成；大殿東南方樓高三層的「平遠樓」，本為二層，始建於雍正十年（1732），民國二十三年（1934）重修，五七年曾加維修，樓前庭院中有一株康熙年間（1662-1722）主持道宏和尚手植的「瓊花」，像虯龍般的瘦骨崢嶸，一副飽經風霜雨露的苦瓜相，確有老態龍鍾的樣貌，雖已冒出新芽，惜猶未開花。

^⑩ 有關「揚州瘦馬」的相關歷史事蹟，可參韋明鏞：《揚州瘦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一書所論。

大殿東邊是天寶元年（742）受日本僧人榮睿、普照之邀，直到天寶十二年（753）纔成功東渡日本傳法的「律宗」宗師、揚州人鑒真和尚（688-763）的「唐鑒真和尚紀念堂」。鑒真本姓淳于，十四歲在揚州「大雲寺」出家當沙彌，曾到長安、洛陽遊學求師，鑽研「律宗」而成名，五十五歲時曾在此寺講學，故紀念堂設於此。堂由梁思成（1901-1972）負責設計，在六三年中、日紀念鑒真和尚圓寂一二〇〇周年時奠基，七三年七月開工，七四年竣工，正堂仿日本「招提寺」主體建築「金堂」的樣式，因為這是鑒真當年親自設計的；屋頂的正脊兩端用一對鷗尾，也是仿招提寺。正殿中鑒真的乾漆夾絲坐像，是劉豫依照日本招提寺「模大和尚之影」而造；殿前的「石燈籠」（鳥居）是日本招提寺主持森本孝順所贈；紀念碑也是梁思成在一夜之間設計而成，「唐鑒真大和尚紀念碑」幾個大字是郭沫若（1892-1978）所題，背後則有趙樸初（1908-2000）寫的碑文。在大陸經過的地方，只要有與宗教相關的寺廟，一定會有趙樸初的題字，未免稍微濫了一點。紀念堂對面的「晴空閣」則闢為「鑒真生平事蹟文物史料陳列室」，蒐集部分與鑒真和尚相關的器物、東渡的航海圖等。

「平山堂」在「大雄寶殿」之西，所以名為「平山堂」者，主要是此地視野廣闊，可以遠眺江南諸山，產生「遠山來與此堂平」的感覺，此堂歷經數次整修，康熙十三年（1674）汪懋麟（1640-1688）曾加整修，現存建築的規模則是同治九年（1870）重建的，堂內掛有「坐花載月」、「風流宛在」的匾額，堂前有伊秉綬（1754-1815）所作的楹聯：「過江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與眾賓歡」。堂後是蘇軾（1036-1101）於元祐七年（1092）始建，清同治年間（1862-1874）重建的「谷林堂」；再後面是歐陽正墉建於光緒五年（1879）的「歐陽文忠公祠」，又名「六一祠」，門上懸有歐陽正墉原題，武中奇（1907-）重寫的「六一宗風」橫匾，祠的正中懸掛一幅歐陽修石刻畫像的拓本，據說是根據清皇宮中藏本所摹刻，此像最大的特色是：因為反光的作用，其鬚鬚遠看是白鬚，近看則是黑鬚；再者無論觀者從任何角度去看，都會發現歐陽修都正面注視著你。可惜當時已經接近下午五點，祠內光線已暗，拓本又是黑白照，所以無法實驗，下次有人到此，麻煩實驗一下，並請將結果告知，不勝感激也。

「平山堂」西邊是個花園，稱為「西園」，也稱「芳圃」，由於康熙、乾隆均曾到此遊玩，故又稱「御苑」，始建於乾隆元年（1736），幾經增修，至七九年修建成今日的規模，古木甚多，石濤（1642-1710）墓在園內的竹叢中，墓前有八

四年建成的六角形白色墓塔；又有三亭：「梅亭」、「康熙碑亭」、「乾隆碑亭」，不過這些碑刻大概在「文化大革命」時，曾被革過命，所以傷痕累累，考察紅衛兵破壞石刻製品的功力，如果派他們到大理石採石場，或者石雕場，一定會有非常傑出的表現，當時的領導不知適才適用，辜負了他們的長才，實在可惜。亭旁有一水島，島中有一題「天下第五泉」的水井，假山流水相間，井水流入一水池中，頗為雅致，水池旁有一個黃石山，是現代揚州疊石名匠王老九的作品。旁邊另有「鶴塚」，還有從揚州舊城「辛園」移來而建成的「聽石山房」、從新城「南來觀音庵」移建的楠木廳及鄧石如題的「真賞」篆書。

最後到「棲靈塔」旁的空地，因為天色已晚，故無法登塔。該塔原係隋文帝楊堅（541-604）在仁壽元年（601）生日時下令建造的三十座供佛舍利的寶塔之一，共有九層，塔毀於唐武宗會昌三年（843），八七年方丈瑞祥發願重建，九一年五月六日舉行重建奠基儀式，由潘德華、徐松林設計，九三年八月十三日正式開工，九五年七月緬甸仰光市長吳哥禮訪問之際，答應贈送幾座玉佛，九五年十二月完成，有〈重建棲靈塔碑記〉說明重建經過。九六年四月，緬甸贈送之玉佛運達，有小玉佛坐像四尊，每尊高一·七公尺，重一噸；大玉佛臥像一尊，全長五·七三公尺，重十八噸，皆供於塔內。該塔為仿唐樓閣式塔，塔高七十三公尺，方形四面九級，每面四柱三間，一門二窗，檐邊綴有風鈴^⑩。由於建在四面比較平坦的廣袤平地上，站在通往「大明寺」大殿的階梯上望去，「棲靈塔」如同擎天砥柱一般，筆直的矗立在一大片空曠的、毫無遮攔的天空下，在夕陽的餘暉映照中，孤獨的聳立著。塔的背景是白而帶灰色的黃昏天空，幾隻不容易看清楚的黑鳥，迎著晚風飛向塔頂，聽到的是牠們翅膀用力拍打的聲音，一轉眼間似乎就完全的融入整個大氣中，無聲無息，再也無法分辨出天空與其身影了。晚風慢慢加大，微弱的風鈴聲愈來愈清晰，寒意逐漸加深，天色也越來越暗了，寺裏的晚課似乎就要開始

^⑩ 「大明寺」、「鑒真紀念館」、「平山堂」、「棲靈塔」等相關資料，參考王偉康、周欣主編：《歌吹月亮城——歷代揚州詩文鑑賞》（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3年7月），頁183-184；潘寶明：《揚州名勝》，同註^⑨，頁97-113；《揚州文化志》編纂委員會編：《揚州文化志》（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9月），頁426-429。「棲靈塔」諸事，又參見李家寅編著：《名城揚州紀略》（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9年1月），頁197-200；《揚州宗教》編委會編：《揚州宗教》（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9年1月），頁330-334。

了，和尚們的腳步開始加快，最後竟匆匆地趕起路來了，大家只好識相的離開，在晚風、夕陽餘暉和兩旁矗立的樹木歡送下，走到大門外，等車回賓館。結束了大會安排的半天「春遊揚州」之旅。

（二）會外餘訊

1. 四月三日晚

大會安排在八點左右，前去觀賞揚州說書、彈詞、小戲等一類的活動，回去房間一趟拿紙筆，出來則已人去餐廳空，竟然發現已經被「放鴿子」了。於是走入揚州大學的校園，漫步在初春而微帶寒意的星空下、佈滿樹木花草的校園中，在路燈不多的夜色裏，雖無法完全看清週遭的環境，但卻頗有空曠、清爽的感覺。沿著兩旁種滿高大樹木的道路，經過中文系辦公室往前走，竟然在夜空下發現校園內有一個和臺大「醉月湖」相同的池塘，佇立在池邊，向前望去，湖的面積似乎比「醉月湖」大，本欲繞湖一週，看看有何不同？卻發現有不少儷影，隱藏在花叢樹影中，爲了不想當惹人厭的角色，只好放棄而快步離開；途中看到許多教室的燈火通明，於是小心地走近，駐足窗邊，望教室內一瞧，原來和臺灣一樣，設有「夜間部」，這讓我有非常親切的感覺，因爲我也在這樣的星空下，在杜鵑花城中渡過五年的歲月啊！臺上的老師正認真的講授，大概是「微積分」一類的課程吧。

走出校園，到「大學城書店」選購書，剛好馮春龍教授也在店內，談到了「教育」的相關問題，尤其是大學教師的責任問題，我的感覺是大陸有關傳統文化，尤其是地域性文化等方面的教育工作，做得還不夠。以清代的阮元爲例，這位無論在揚州、或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均佔有重要地位的學者，去年來考察時，就發現揚州本地人對其陌生與漠視的程度，令人驚訝，甚至還可能比臺灣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更不熟悉，可見得愛鄉教育做得不夠落實；至於大學人文教師的責任，則以爲至少要能做到：提供學生人生疑難的建議、引導學生學習研究的興趣、增強學生研究的能力與自信心。又與小余、小沈談到追求人生理想的問題，乃以自己爲例，說明順其自然，追求一己心安、快樂的態度。訂定人生目標固然重要，但是要誠實的面對自己的能力，絕不能過分的要求自己，以至於反被自己訂定的目標逼迫和限制，因而喪失自信心、喪失在不同工作中可以獲得的快樂。學歷雖不是一切，卻也是非常重要的參考；社會認定好與差的學校，不一定完全正確，但也是重要的指

標，憑一己之力，想要打破社會既成的「刻板印象」，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就如同社會的評價，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一樣，所以建議她們如果有興趣、有能力，不妨繼續深造，如果沒興趣或能力，則在現有的崗位上，也同樣可以表現，可以工作得很快樂，我從來沒有失業問題，工作中也經常充滿快樂與興趣，就是因為沒有訂定一個逼迫、壓榨自己目標的緣故。

2. 四月四日晚

首先是陳友冰教授與小朱（朱索）來訪，陳教授是陪同安徽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與歷史所的同人來揚州參觀的，歷史所的施立業教授據說因為不勝酒力，所以無法前來，不知是真是假？大家又在揚州見面，非常高興，除了閒談互道別後情形外，主要討論到出版品互相贈送交流、文章引用未正式出版資料的問題，以及「安徽考察訪問報告」，如果刊登出來，希望能多寄幾本到安徽。

接著戴偉華教授帶著他指導的學生陳彝秋同學來訪，特別感謝林慶彰先生對她的幫助，這位女學生已經快拿到碩士學位了，但是不準備繼續攻讀博士班，要回南京就教職，主要的考慮是：早日領到薪水以報父母的養育之恩。在今日人情淡薄的社會，有此「知恩感恩」之自覺，固然令人欽佩，然尋繹戴教授的語意，似乎這位學生是個可造之才，因此我們倒覺得她不再繼續深造，未免有點可惜，所以鼓勵她進一步的衡量得失，仔細考慮清楚以後，再做最後的決定，惟不知其最後之選擇如何也？

3. 四月五日晚

揚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孫永如博士和揚州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王玉新先生，以晚宴宴請全體與會學者，表達揚州市政府歡迎之意。孫副市長曾是揚州大學人文學院的教授，晚宴設在「揚州迎賓樓」。該樓佔地廣闊，樓外是一座擁有廣大的草坪、小橋、流水、假山、花木的園林式廣場，設備也相當豪華富麗，準備的菜單有：迎賓八碟、粟米蝦仁、秦郵軟兜、薺菜烤鴨、獅子頭、蟹粉乾絲、春筍刀魚、鴨信干貝、富貴雙方、時蔬二道、豆皮木耳、陽春麵、維揚細點、水果等十五道菜，相當的豐盛，服務人員的穿著也非常體面。不過服務的水準實在有待加強，因為當水果端上桌以後，服務人員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非常自動的將桌面上所有的菜全數端走，於是只剩一盤水果在桌上，顯然是有意趕客人走路，這倒是平生頭一次

碰到這種奇怪的服務態度。據說此賓館乃官方所經營，服務人員多有特殊背景，因此缺乏應有的專業訓練，果真如此，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不是，則服務態度恐怕要再加強管理訓練，以免貽笑大方，辜負了高級的硬體設備。據說席中龔鵬程老師曾對孫副市長提出一些保存和發展傳統文化的積極性建議，似乎沒有得到良好的回應，因為不在同一桌，詳情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五、學術會議之後

（一）重賞揚州春

四月六日

1. 何園

上午在揚州大學趙葦航教授、張連生教授帶領下，湯志鈞教授夫婦和我們一起展開參觀的行程。首先參觀位於徐凝門街七十七號的「何園」，該園建於清光緒元年（1875），光緒九年（1883）完成，八九年全面整修，似乎還曾作為「招待所」之用，只不知現在是否還繼續營業。此園係何芷舠在吳家龍建於乾隆年間的「片石山房」（雙槐園）舊址上，擴建而成，何氏取陶淵明〈歸去來辭〉「倚南窗以寄傲」、「登東皋以舒嘯」句意，取名「寄嘯山莊」，後人則因其姓而稱為「何園」。地上鵝卵石的排列甚有意思，有花鳥圖案、有山水圖案，撿了一個被丟棄的鵝卵石作紀念；此園分東、西、南三個部分，房屋建築一大堆，窗戶也各有不同的形狀，就像臺北「中正紀念堂」的圍牆一般；園西有個水池，池上建有演戲用的「水心亭」，可以坐在池邊房子的二樓上觀賞表演。這時二樓的房間正展覽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縮小模型，包括椅子、時鐘、打火機、車子……等等，大約有上百種，製作得非常精緻。「水心亭」的斜對面有一座假山，假山上兩棵原產於寒帶的「白皮松」，據說非常珍貴；園中南部為住宅區，有一間何氏為母親蓋的佛堂，也是何母居住之處，堂前栽種有女貞、松柏，山坡石隙則種萱草，喻有長壽、孝敬之意；堂後有一棵百年左右的石楠樹；園的東方就是「片石山房」所在，方池內有一座太湖石堆疊成的假山，據說是石濤唯一存世的作品，假山上還有一棵康熙年間

(1662-1722) 種植的「羅漢松」。

走進大門往前過一座小橋，橋旁的桃花正盛開著，不少蜜蜂正忙著採蜜，園內和「瘦西湖公園」一樣，到處花紅葉綠，祇不過水池較少而已。接著會看到「牡丹亭」，右邊則是「船廳」（靜香軒），廳旁是靠牆而建的「月亭」，我們戲稱那是「張生」爬牆進來的好地方，因為亭子建得剛好比牆稍微高了一點，很容易翻牆下來，而不容易被看到，亭子底下又有不少假山洞，豈非幽會之最佳去處乎？²⁰園中銷售的古董紀念品，底價定得甚高，若要購買，大約以底價為準，打三折即接近實價，然不可一概而論，這種必需討價還價，不誠實的商業行為，不知兩岸何時纔能消失？回到「童叟無欺」正常做生意的狀況。

2. 个 園

接著驅車前往東關街北側、後安家巷交叉處的「个園」，此園是黃至筠（黃應泰）在嘉慶二十三年（1818）所建，同治年間（1862-1874）賣給李韻亭兄弟，光緒年間（1875-1908）又轉手給朱言吾，抗日期間（1937-1945）為日軍所盤據，國、共爭戰之際，亦為軍隊駐紮地，園林、假山成為養馬、跑馬、栓馬之場所；建築物成為軍隊居住、燒飯之處，受到非常嚴重的破壞，五〇年代曾經有過三次整修，作為學校、展覽館、博物館分部等使用，八〇～八一年大修，增建「鶴亭」與「住秋閣」，八八年一月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後應該不會再受到無知的破壞了吧？該園原址是明代有名的「壽芝園」，黃氏性喜竹，自號即叫「个園」，因為「个」字就像竹子，園中所種亦以竹子為主，故以其號名園；「个」字又像半個竹子，故又被戲稱為「半竹園」。此園面積原有四十餘畝，然被民居與公家單位強行佔用不還，因此只收回了一半，這和阮元家祠「太傅東第」一樣，被一堆不相干人士先佔為王，想收回可就難了。法律似乎也保護此種行為，蓋所有權人若在規定的時間內，沒有提出異議或告訴，則佔用者可無權佔有，登記為合法擁有，不知大陸的法律規定是否也如此？入門迎面的是一大片種滿各色各樣竹子的園

²⁰ 有關「何園」相關介紹，可以參考張家偉編著：《江南園林漫步·揚州》（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9月），頁108-113；周兆裕：〈記何園〉，朱福元主編：《廣陵春秋（旅遊專輯）》（揚州：揚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1997年5月），頁65-69；揚州市管理局編：《何園》（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等。

林，沿著走道兩旁，可以看到有黃色條文的金絲竹、每一節都像葫蘆般的葫蘆竹、像臺灣食用甘蔗般的黑竹、好粗好大的布袋竹、據說可以做箭的箭竹、四四方方的四方竹；還有苦竹、長枝竹、蘇枋竹、唐竹、綠竹、佛竹、麻竹、竹變……等等，一則因時間關係，再則所知有限，三則沒有照相機或錄影機，所以無法詳細記錄；查考介紹該園之相關資料，也不見有比較詳細之說明，如果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應該會有不少收穫，值得到此考察一番。

「个園」最受重視的是其表現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景色的「四季假山」，據傳說也和「何園」的「片石山房」一樣，是清初石濤和尚的手筆，由於個人對藝術美感的素養不足，又欠缺古代酈道元（？-527）《水經注》巧妙靈活的筆法^①、或當代人余光中（1928-）豐富敏感的藝術心靈^②，所以參觀這類林園之際，確實無法領略那些假山石林之美，更無法把這些看起來非常近似的林園美景，用具有藝術美感的文字表現出來，僅能以比較質實的態度面對這些人工造景，因此總有一種不真實的不舒服感覺：一塊塊假假的石頭，堆成了一座座假假的山。雖然也佩服他們的用心經營，但是最強烈感覺的，還是經濟的畸形發展下，當時某些人的富裕閒暇，至多也是用來瞭解當時所謂「雅文化」表現的內涵——造作多而自然少罷了。最喜歡的其實還是出現在這些空曠園內的：「紅花白花滿園開、翠綠草地迎面來、蒼鬱樹木處處栽、鳥兒鳴叫充耳塞、新鮮空氣漲胸懷」等等，那種既真實，又令人心曠神怡的舒適感覺。經過「竹林大道」後，進入園內，首先看到販賣部，於是買書的買書、買紀念品的買紀念品，劉玉國買了一塊像鳳凰的「鐘磬石」，敲起來還真會「鏗鏗」作響，他的出價方式更是狠得可怕，居然是老闆開價的一成左右，我們還真怕他被老闆給「宰」了呢，嘿嘿！沒想到最後居然成交了；金培懿看上了一件據說是新出土宋墓的陶塑泥人，因為價錢談不攏，又怕觸犯法律，所以沒有成交；詹海雲買了不少國畫；我也買了一塊像天下間母親對待兒女的心一般晶瑩剔透的「冰晶石」、一幅如母親般慈眉善目永遠呵護人世的「觀世音菩薩像」（附

^① 有關酈道元《水經注》的描寫藝術，參見林晉士：〈《水經注》之寫景藝術〉，鄭富春主編：《第九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0年5月），頁119-137。

^② 余光中遊記散文的特色，參見方忠：〈論余光中的遊記散文〉，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主辦：「跨越邊界 / 第二屆文藝與文化研究國際會議：旅行與文藝」論文，2000年5月28日發表。

刻有《心經》經文)、兩塊供奉清朝皇室的郎世寧(1688-1766)「畫馬」的陶瓷複製品畫、也買了一些和揚州當地文化相關的書籍。隨後登上「抱山樓」的二樓,樓內除「壺天自春」的題匾外,還展出了一些考古出土的文物和化石;出樓的左邊盡頭,則是「秋景」的「扶雲亭」,假山內有許多通道,最適合和小朋友玩「捉迷藏」,不過姿勢不能太高,否則就會經常「碰壁」,探訪這些通道的秘訣是:「遇明則止,遇暗則行」,越覺得最不可能有通路的,纔是真正有通道的地方。帶著賴秉忻、賴秉圻兩人,冒險走一遭,果然曲曲折折、上上下下,不太好走。「个園」每個廳堂的前面都種有:玉蘭、海棠、牡丹、桂花等四種花,主要是取其「玉堂富貴」之寓意,以求家族之美滿發展,這也就是園主人的理想願望。因為時間關係,最後經過「清溪亭」,循原路出園²³。然後回賓館用餐。

3. 揚州八怪紀念館

下午前往位於淮海路與汶河北路之間,駝嶺巷十八號,設於「西方寺」內的「揚州八怪紀念館」,由該館女館長權充導遊介紹。「西方寺」始建於隋朝,原為「避風庵」,面臨大江,據傳唐代於寺前掘得三尊石佛,唐太宗(597-649)敕賜為「西方禪寺」,其後僧人智完乃遷該寺於現址(唐順宗永貞年間,805),明朝洪武年間重建,永樂、正統年間均有修葺,今存大殿即明代建築,座北朝南,重檐歇山式,主要以楠木建造,樑枋上較完整的,是以青綠及黃白互為襯托的明代「纏枝花彩繪」;也有一些屬宋代風格的彩繪,此與揚州一般古建築的樑架多為雕鏤精刻式者大不相同。此寺清代中葉已開始衰敗,七〇年代起成為揚州市公車處,大殿變成停車間,其後被市民佔用而成大雜院,八二年由市文管會接管大殿,其餘建築仍為民居、宿舍,九一年六月籌劃修建工作,九二年九月開始動工,九三年遷移住戶,進行全面整修,在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鄭板橋(1693-1765)誕辰三〇〇週年紀念日,對外開放;大殿北面又有九四年移建的「徐家祠堂」,今為李亞如書畫陳列廳。因為金農

²³ 有關「个園」景物之介紹,可參考韓天:《个園》(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王鴻:《揚州散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頁78-80;潘寶明:《揚州園林·竹西佳處》(呼河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頁26-28;《揚州文化志》編纂委員會編:《揚州文化志》,同註¹⁹,頁438-439;張家偉編著:《江南園林漫步·揚州》,同註²⁰,頁105-108;徐信陽:〈記个園〉,朱福元主編:《廣陵春秋(旅遊專輯)》,同註²⁰,頁61-64等。

(1687-1763) 晚年曾寄居在「西方寺」中，故以此為「揚州八怪紀念館」。

「大殿」中塑有「揚州八怪」或坐或立的群體塑像，包括：金農、李鱣(1686-1758)、鄭燮、黃慎(1687-1772)、汪士慎(1686-1760)、高翔、李方膺(1695-1755)、羅聘(1733-1799)、高鳳翰(1683-1748)、李勉、陳撰、邊壽民(1684-1752)、閔貞(1730-1790)、華岳(1682-1763)、楊法等十五位畫家；另外還有壁畫與幻燈圖片、文字說明，以介紹「八怪」產生的歷史背景、文化意義價值和影響等；大殿前有一個種有荷花的「大鐵鑊」，據說是隋煬帝(569-618)「江都宮」的遺物；右邊有「八怪書畫作品陳列室」；大殿左後方的兩進獨立院落，即金農寄居的方丈室，室中陳列了桌椅床鋪，好讓觀者想像金農當初寄居時苦儉之情，不過在我看來，能有這樣清優雅致的居住地，和我們小時候住的工寮，夏天鬧蚊子與蛇鼠，冬天鬧蝨子和「雞母蟲」的情況相比，這裏簡直是天堂了；室前竹籠中養有一隻八哥鳥，會和遊客打招呼，女館長說對著八哥說「你好」，它也會回答「你好」，但是經過我和賴秉忻、賴秉圻認真細心實驗的結果，應該說「我好」，八哥纔會跟著說「我好」，說「你好」，它纔不理你呢！在金農寄居室的斜對面有「鶴池」，據說金農寄居此寺時，常攜鶴於左右，不過金農當時已窮途潦倒，三餐不繼，居然還敢養寵物，不知他如何照顧？因為此消防水池形似鶴，故以此紀念金農愛鶴之情；在進大門靠右邊有「槐古道院」的舊址，有一棵一千多歲的古槐樹，據說唐朝李公佐、明朝湯顯祖(1550-1617)的〈南柯太守傳〉與〈南柯記〉中的槐樹，就是指這一棵，我們也就在樹下照相留念，希望也有南柯夢中的美事出現，可惜到現在好像美夢都不曾出現，是福薄還是時機未到？^②其實世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亦可為真、真亦可成假，有美夢總比沒有夢的好，就如同《列子·周穆王篇》中「老役夫」的「夢病」，同情「老役夫」之「病」者，恐怕是旁觀者的病，而不是作夢者的病吧！最後又回到大門旁邊的販賣部，選購相關書籍：《清代揚州畫派研究集》，可惜僅有第四輯至第七輯，前面幾輯全缺；另外也有「八怪」創作的複製品，我買了鄭燮「難得糊塗」的橫軸等物。

^② 有關「揚州八怪紀念館」諸相關事蹟，除女館長之口頭說明外，又參考：王勤金主編：《揚州八怪》（揚州：揚州八怪紀念館，1999年5月）；潘寶明：《揚州名勝》，同註^①，頁142；王勤金、薛炳寬：〈揚州八怪紀念館〉，《廣陵春秋》第3輯，同註^①，頁31-35；《揚州文化志》，同註^①，頁510-511、頁519等處。

4. 玉器廠

接著到揚州玉器廠與揚州漆器廠參觀，玉器與漆器本是揚州古老的工藝之一，清代由於揚州經濟在鹽商的帶動下，有著畸形的發展，因此這一類非民生必需的奢侈品之製作，也在原有的基礎上，跟著發達起來，現在的情形當然無法與清代相比較，不過是保留一線生機而已。揚州玉器早在漢代就非常有名，唐代甚至名揚國外，明、清兩代名匠輩出，今收藏於北京故宮的大型玉雕「大禹治水圖」，即乾隆年間揚州玉雕匠人的傑作，揚州玉器以造型美觀、雕琢精緻、秀麗文雅、玲瓏剔透聞名，主要雕刻的有：人物、花卉、爐瓶、雀鳥、獸類、山子雕等六種，其中「山子雕」是最近纔恢復的獨特雕工法，因為必須保存玉石原有的外觀，並且常將主雕、浮雕、鏤空雕等技術結合運用，因此層次分明、古樸渾厚，別具風格。不過玉器的價錢太高，再加上我對這類中看不中吃的石頭，興趣不大，欣賞水準更是不如何，所以擺設出來的作品，也許是他們精選的傑作，不過有些在我看來也不怎麼樣，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一個霓虹色的「大碗公」，在經過設計的燈光映照下，看起來相當的溫潤、柔和、亮麗，不過標價要人民幣二、三十萬，心想買了這個「大碗公」，既不能盛飯吃，還要找安全合適的地方安置，又要設計相配的環境，甚至還要買保險以防偷竊，如果不是「飽暖思淫慾」、得了「炫耀加大頭病」，大概不會自討苦吃吧！^⑤當然一定有不少人不會同意我這種缺乏藝術心靈的現實論調。

5. 漆器廠

揚州漆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代，到戰國時代已經有不錯的作品，西漢時期的水準已相當高，主要有：紅雕漆嵌玉、平磨螺甸、骨石鑲嵌、刻漆、紅彩勾刀、點螺等六大類。其中以「點螺漆器」的評價較佳，現在比較流行的是「螺甸鑲嵌漆器」，^⑥雖然專家、鑑賞家畫分得清清楚楚，不過我看起來還是差不多。漆器廠中有不少漆器價廉物美，金培懿看上一幅漆畫，畫的是山水花木，意境

^⑤ 有關玉器之簡要說明，參見陳書祿主編：《江蘇文化概觀》（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3月），頁228。

^⑥ 有關漆器之相關說明，參見《名城揚州紀略·揚州漆器》，同註^①，頁255-256。

頗佳，價格合理（人民幣五百元），可惜面積太大，無法帶回，因此扼腕徘徊良久、嗟嘆之聲久久不息；大家也各自買了一些紀念品，比較叫座的是「十二生肖」茶墊，我則買了外形像米老鼠式的版上，畫有「熊貓嬉戲圖」的漆器。漆器廠的廠房旁邊有一些年齡應該很大，花梗比腳大拇指還粗的薔薇花樹，正開著一朵朵非常大的薔薇花；還種了不少不知名的花，當時正是花開時節，盛開著紅的、紫的、黃的、粉紅的、白的、混合幾種顏色的等等鮮花，在油綠綠的葉片襯托下，爭奇鬥艷，煞是好看。

6. 揚州古籍書店

離開漆器廠後，直接到位於鹽阜西路一〇號的「揚州古籍書店」選購書籍，不過我倒是對隔壁的「水果店」特別感興趣，因此先進去看看販賣的東西，此店兼賣汽水、可樂、糖果、泡麵等，有臺灣傳統雜貨舖的味道，水果則以蘋果的種類最多，因此就買了四個「煙臺蘋果」，準備晚餐後享用。該書店是在五六年合併商務印書館、文海樓書局、陳恆和書林、錦華書局、大眾書店、文海書店、耀文書店、會文堂書局、朱玉山筆莊等九家私營書店而成的官方書局，原在國慶路八十七號，八一年遷至現址，為三層樓房建築，一樓進大門左邊為「古籍門市部」，販賣各種文史書籍；右邊為「揚州市圖書儀器公司」，販賣拓片、文房四寶、金石園林相關書籍等；二樓有「聚雅軒書畫店」，販賣書法、國畫一類作品；另有賣外文書籍的「外文圖書部」。據說古籍書店有一個藏有古籍十萬冊左右的「書庫」，可惜不得其門而入，希望下次有機會一探其廬山真面目。我們這些人多數是書癡，因此進入書店的毛病是：不知時間。大家拼命的找書、買書，直到那位司機先生表示已經等得非常不耐煩了，纔匆匆的結帳，然後把買到的書送到「大學城書店」，請他們幫忙郵寄，方結束了這一天的行程。

7. 傳統與現代的斷裂

晚餐時，揚州當地人士告訴我們，現在揚州比較可以買的紀念品有：毛絨玩具、漆器、剪紙等三樣，玩具是現在揚州市外銷最大宗的物品；漆器則有非常悠久的歷史，物美價廉；剪紙本是揚州本地的民間特殊藝術之一，但近年來則非常不景氣，製造的三家工廠已經關得僅剩一家了，說不定下次再來就無法買到「剪工精巧」與「刻劃入微」相結合，而與「南京剪紙」、「南通剪刻紙」、「金壇刻紙」

齊名的正宗「揚州剪刻紙」了²⁷。我想這大概是所有傳統技藝，包括崑曲、京戲、國樂、布袋戲、歌仔戲……等等，共同面臨的難題，一方面要保持原味，不能依照社會的發展而任意加以改變，因此原本和大眾關係最密切的事物，遂逐漸脫離群眾而成爲「小眾文化」，喪失了「大眾文化」原本具有的旺盛生命力，成爲一堆毫無生命的灰暗古董，只具有少數人研究、唱高調的性質，再也沒有多數人息息相關的親密感。我們常常高喊要發揚傳統文化，但是又經常忘記「傳統文化」不是一個毫無發展的、已經僵死而任人撥弄的木乃伊，而是一個呈現在每一個生命中、具有無限發展可能性的活力泉源，發展改變以適應社會的變化，乃是其必然、無可逃避的宿命。因此拿某一個特定時空的事物，用以詬責傳統文化的不足繼承，不但毫無意義，而且正可以反觀詬責者本身的愚昧與不負責任；但是堅持「傳統文化」必須完全生長在「真空」中，不能吸收一絲一毫異文化的封閉主義，也同樣把「傳統文化」當成不能有任何發展的「死東西」，因而不能努力激發文化發展的活力，也同樣的不負責任。文化本身原本就是具有無限生命、具有無限發展的活體，當代實際文化表現的良窳，其責任全在當代還活著的人，活人既沒權力，也沒有理由，要死人爲自己感覺不佳的事物負責任；更沒資格如第三者般，指東道西的，只知檢討墳墓中的枯骨，而不知反省還具有生命力的自己該負的責任，如果不是只會呼吸的「活死人」、「行尸走肉」，就應當能深切瞭解自己該負的責任！面對變化發展一刻也不會停留的世界，無論是哪一種傳統技藝，如果不知發展改進，加強本身的生命力，提昇一己的競爭力，只知沉迷在過去的美夢中，只知詬責大眾的無情拋棄、沒有欣賞的眼光，那麼其變成「案頭」的「小眾文化」、甚至消失，也就可以預期了。可惜某些主事者常不知這種簡單的道理，總喜歡以「凝固觀點」的錯誤想法來提倡傳統技藝，希望它能夠在群眾中獲得和以往全盛時期相同的待遇，再度成爲民衆唯一選擇的「大眾文化」，這就好像把「死鱉」當成「活龜」，又希望它具有「活龜」的生命韌性般的不可能，如果能有「發展觀點」的認知，則「活龜」就是「活龜」，當然也就必然具有無限的生命韌性了。如果能更深一層的瞭解，世上的事物原本就有少老、有盛有衰、有取代有變化，不可能有永遠保持唯一的、固定

²⁷ 有關揚州剪紙的簡略介紹，參見《名城揚州紀略·揚州剪紙》，同註¹⁹，頁 256-257；《江蘇文化概觀》，同註²⁵，頁 229 兩處。

不變的、極盛狀態的事物，則對於一些傳統事物變化的必然趨向，也就可以比較坦然的接受，不至於過分的「排斥傳統」或「死守傳統」了！大家以為如何？

8. 編輯會議論文集

晚飯後七點三十分，在「虹橋賓館」二樓會議室開會，會議由佘榮本院長主持，出席的還有：祁龍威、湯志鈞、田漢雲、王小盾、張連生等諸位教授及林慶彰先生、蔣秋華、楊晉龍、蕭開元等人，會中討論本次會議論文集的出版、雙方合作點校揚州學派學者著作及下次在臺灣開研討會等三項議題。結論是：「論文集」交由臺灣的出版社出版；由祁龍威教授與林慶彰先生擔任主編；書名暫定為「清代揚州學派研究」；截稿日期定在六月底，大約在三個月內可出版；論文體例依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的規定；論文要送審，以保持品質。湯志鈞教授也提出「論文集」的出版，必需注意四點：規定時間、品質保證、體例統一、引文核對。田漢雲教授提出三點：（一）、北京方面的論文修改後，直接寄到文哲所；（二）、江蘇方面的論文由揚州大學負責選編；（三）、江蘇方面的論文全部由揚州大學負責郵寄。「第二次學術研討會」：時間定在二〇〇一年五月上旬；會議日期二至三天，會後安排參觀旅遊，總共約十天；揚州大學代表學者十人左右；參加會議與家屬的名單，請在五月底確定告知文哲所。「點校著作」：文哲所正在進行的有：《汪喜孫集》、《劉壽增集》、《劉毓崧集》；編輯中的有《汪中研究論集》、《陳奐研究論集》、《日本學者論乾嘉學術》；揚州大學則有：祁龍威教授編《焦循全集》、田漢雲教授編《汪中全集》、陳文和教授點校《王鳴盛全集》等。

（二）泰州尋古記

四月七日

上午，由張連生教授、趙葦航教授帶領，與湯志鈞教授及夫人，一起驅車前往泰州市參觀訪問。泰州市古稱海陽、海陵、吳陵，東臨南通、西毗揚州、南臨長江（隔江與蘇州、無錫、常州、鎮江相望）、北依鹽城，素有「漢唐古郡，環海名區」之稱，現在則定位為「工業城」。泰州本來隸屬於揚州市，九六年八月自揚州

市劃出，轄泰興、興化、靖江、泰縣四縣²⁸。

1. 光孝寺

車子先開到海陵北路旁在府前路上的市政府，由於聯絡上出了一點小問題，以為我們九日才來，所以沒有準備，不過後來還是由前泰州市副市長、今泰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陸鎮餘副研究員帶領，驅車前往青年路的「光孝寺」參觀。由於不是佛教相關的節日，除了我們一行人之外，只有寺內幾位和尚與工作人員，因此顯得非常清幽寧靜。首先進入「山門殿」，殿內有手持「降魔杵」的「韋馱像」，陸主席解釋說：以前的和尚到任何一間寺廟掛單之前，一定要先去拜見「韋馱」，如果像「光孝寺」降魔杵直立指地，則表示這間寺廟接受掛單，願意接待陌生的來客；如果「韋馱像」的降魔杵是橫捧在手上，則表示拒絕接受掛單，不接待陌生的和尚。「山門殿」後到「大雄寶殿」之間是一個廣場，比較特別的是樹木非常少，和許多古蹟到處矗立著參天古樹的情形不同，大概是重建的緣故吧。右側有一個大銅鐘，根據旁邊的「說明牌」，知道是五代後唐李存勳時代（923-936）所鑄，直徑有一・一四公尺，重達一二五〇公斤；最奇怪的是「大雄寶殿」的題額不是「大雄寶殿」，而叫作「最吉祥殿」。進入「最吉祥殿」內，覺得裡面非常寬廣宏偉，陸主席說那些看起來像木頭的大柱子，實際上是水泥仿作的假木柱，不過如果沒有陸主席說明，我們還真分辨不出來呢！接著從大殿左邊的小門進到後殿，傳統式的茅坑廁所即在此路邊，這裡似乎還未完全收回，所以還有一些未搬遷的民居。陸主席就在後殿的辦公室，告知我們「光孝寺」的源流、尋回珍貴文物的過程，另一方面也請寺內小和尚找方丈拿珍藏室的鑰匙，以便帶我們去看看收藏在寺內的文物。陸主席還說只要是佛教相關的節日，「光孝寺」就會人山人海，臺灣也有進香團來過，宗教的力量還真是不小呢！當小和尚來告知主持不在後，就尋原路離開「光孝寺」。

「光孝寺」始建於東晉安帝義熙年間（405-418）的覺禪和尚，最初寺名已不可考，北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賜名「崇寧萬壽寺」、政和元年（1111）改賜

²⁸ 有關泰州市的沿革介紹，參見揚州市城市規劃局、揚州市測繪學會編製：《揚州市地圖冊・泰州市簡介》（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無出版日期），頁60-62；泰州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編：《中國泰州》（泰州：武州傳播出版社，1998年9月）一書。

「天寧萬壽寺」之名、南宋紹興八年（1138）敕改名為「報恩光孝禪寺」，此即「光孝寺」一名之由來。清乾隆九年（1744）性慧和尚自寶華山來任主持，改禪宗為律宗，稱「報恩光孝律寺」，性慧即「光孝律寺」之第一世。「光孝寺」的大雄寶殿原毀於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慶元年間（1195-1200）的主持德範和尚修復時，提舉韓挺取《華嚴經》語「最吉祥」為殿額，後即稱「最吉祥殿」；慶元六年（1200）德範又請陸游（1125-1210）撰〈泰州報恩光孝寺最吉祥殿碑〉紀其事；乾隆三十九年（1774）大修，清和碩恭親王書「最吉祥殿」為額；五一年起，該寺建築陸續被拆除改建為工廠，僅存山門殿、法堂、方丈樓、西板堂；八三年經批准為佛教活動場所，八四年開始重建，依原圖而稍加擴充，趙樸初書「最吉祥殿」四字，以備殿額之用，這也就是我們當時所看到的殿額；八八年新建成藏經樓，八九年六月成立「泰州光孝律寺修復委員會」，敦聘趙樸初為名譽主任，海內外僧俗一百餘人為委員；九一年重建天王殿，其後小休樓、傳汝樓、山門殿亦陸續修建完成；九四年完成大雄寶殿的主體工程，九六年十一月重建落成，由於缺乏所需的木料，因此重建之建築物均以水泥為之，然為保存傳統之樣式，故外表皆仿製成木材的形式。該寺在南宋時最盛，常住的僧眾有一千多人，可想見其規模之大。

「光孝寺」歷來的名僧有：東晉的覺禪；南宋的德範；明代的達本、方志；清代的玉田、性慧、圓能、雪幢、定蓮、德厚；清末民初的谷鳴；民國以來的常惺、南亭、成一、妙然、了中等。常惺和尚精通各宗教理，著作等身，弟子遍佈海內外，曾先後主持過常熟法界學院、安徽佛學校、閩南佛學院、北平柏林教理院，三一年任光孝寺主持，又創辦「泰州光孝寺佛學研究社」，培育了不少佛教人才；繼任的南亭和尚，同樣致力於宏揚佛法與培養人才，國、共兩黨爭權內戰時，跟隨國民黨到臺灣，創辦了「華嚴蓮社」²⁹和「智光高級商工職校」³⁰，八二年圓寂，其衣鉢今已送回光孝寺。由於「光孝寺」與臺灣佛教界關係密切，尤其和臺北的「善導寺」，經常有來往，八八年四月善導寺主持了空和尚，曾到泰州訪問；另外佛學院培養的弟子遍佈全世界，現今世界佛教會大多由臺灣的和尚當家，這些當家的和尚中多數出自「光孝寺」，因此重建的經費有一大部分係由臺灣和海外信徒捐贈。

²⁹ 臺灣臺北「華嚴蓮社」之網址為：<http://www.huayen.org.tw>，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入瀏覽。

³⁰ 臺灣臺北縣的「智光商工」網址為：<http://www.ckvs.tpc.edu.tw>。

「光孝寺」珍藏的歷史文物甚多，現存比較珍貴的有傳為宋拓本的收集倉頡以下歷代皇帝書法的「汝帖」；元代王振鵬的「歷代賢后妃故事圖」；明代董其昌（1555-1636）手書《心經》及《金剛經》拓本、祝枝山（1460-1526）草書〈前赤壁賦〉；清代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6）的墨筆「花鳥冊頁」、雍正版與乾隆版的《大藏經》等，都是鎮寺之寶。這些珍品有一部分南亭和尚準備帶到臺灣，可能因為當時兵荒馬亂，攜帶困難，因此就委託上海「靜安寺」的和尚，寄存在某家銀行的保險箱，後來經過陸主席的尋訪、交涉，非常幸運的自收藏的保險箱中找回來，這一段辛苦尋訪珍貴文物的過程，陸主席有非常實際生動的敘述，但陸主席說有些牽涉到的人事，現在還不便公開，為了尊重陸主席的創作權，只好期待陸主席自己公佈了。由於來的不是時候，保管文物收藏室鑰匙的寺裡主持，恰巧外出，因此無法讓我們參觀珍藏在寺內的《大藏經》，至於其他比較珍貴的文物，收藏的條件不是很好，為了安全的理由，還不能公開展出，也不便告知我們收藏的地點，當然更不能帶我們去看了，就這樣結束了「光孝寺」的參觀^①。

2. 泰州學派紀念館

離「光孝寺」幾步路就到達「崇儒祠」，祠堂的面積並不大，但是一進門就會令人有古色古香的感覺：鋪著斑駁石板的小路；樹皮佈滿漆黑皺紋的百年老樹；沐浴在初春陽光下，努力冒出新芽的不知名藤蔓植物；灰黑色的建築；雕鏤精美的門、窗；「孔孟顏曾俱尚友」、「弟兄父子自相師」對聯後放置「海東夫子」王艮塑像的「樂學堂」；掛有王靖所書王艮〈樂學歌〉的「賢人堂」等等，因為大家都想當「賢人」，也希望能「樂學」，「賢人堂」內鎂光燈因此閃個不停。陸主席的辦公室就在這裡，剛好有人送來一本《紅粟詩集》第九集，於是請陸主席割愛。此書係「泰州紅粟詩社」社友之詩集，其中收有與臺灣相關之詩：朱學純〈臺灣地震〉詩云：「地震臺灣島，山崩屋宇埋。總為親手足，難忍掩屍骸。馳救專家組，輸將現匯排。休輕棉力薄，切莫拂慈懷。」又有祝玉寶〈寄語李登輝二首〉云：「苦口婆心上有天，國家統一喊多年。居然蠢蠢求臺獨，螞蚱秋來不自憐。」「五

^① 有關「光孝寺」的種種，除陸鎮餘主席的口述外，又參見「光孝寺」印製的〈江蘇省泰州古剎光孝寺簡介〉；胡明主編：《揚州文化概觀》（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7月），頁228-229。

十年前用步槍，縱身一躍過長江。而今導彈飛天外，不願蕭牆作戰場。」雖然看了有點不爽，不過還是錄出供有心人參考^②。可能是工作人員太少，只見一位年約六十歲左右的老先生在整理環境，環境的整理還不是很理想，一些整修時遺留下來的建材，還堆積在古老的磚牆旁，部分建築物的瓦片和雕鏤的窗格，已有脫落的現象，我在地上檢了一片脫落的窗格木片，以為紀念，這種狀況如果再任其自然發展，建築物可能很快就會恢復到以往破舊的樣子，希望泰州市政府紀念先賢不是一時的衝動而已，而是長期當成重要的事情來辦，加派人手認真的保護。

陸主席簡介說：這裡原本是祭祀熱心平民教育的「泰州學派」創始人：明代陽明學派王艮（1483-1540）的祠堂。現在除了作為陸主席負責的「泰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辦公地點外，也是「泰州學派紀念館」的所在地。王艮是泰州東邊的東臺人，東臺在明代屬泰州管轄，八三年纔劃歸鹽城市，八七年設立省直轄的東臺市^③，現在已經不屬泰州管轄了。王艮雖然生長在東臺，但是他的講學文化活動則都在泰州，例如他在泰州「安定書院」講學，對當地教育文化的貢獻特別大，因此在他死後，耿定向（1524-1596）纔會請求朝廷准予建造「專祠」祭祀，現在泰州市政府文化負責單位，為了讓一般民衆瞭解王艮對普及民衆教育的貢獻、以及王艮講學活動的實際情形，加深民衆對本鄉本土文化的認識，因此除了修復奉祀王艮的祠堂外，還把祠堂作為「泰州學派紀念館」，並且在祠堂內懸掛了繪製王艮生平活動的彩色圖畫，以便將王艮介紹給後代。

陸主席又說：「泰州學派」是一種平民哲學，很受一般大眾的喜愛，泰州圖書館中保存了不少王艮的書籍，各地方志有關王艮的資料也正在努力蒐集中，不過「崇儒祠」在中共建國以後，並沒有特別受到保護，整修之前原為泰州紡織機械廠、房產公司等所佔用，安頓了許多住家，收回整理後作為書畫院之用，一則沒有違背王艮教育的本質，再則也不會被指責為浪費空間。陸主席在當副市長時為了表

^② 汪秉性主編：《紅粟詩集》（泰州：泰州紅粟詩社，1999年12月），第9集，頁66、頁52。再者所以稱「紅粟」，不知是否因左思〈吳都賦〉有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行」、徐敬業〈討武曌檄〉有「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之句的緣故，可惜忘了請教陸主席。「紅粟」之事參見俞揚輯注：《泰州舊事摭拾·海陵紅》（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頁108-109，引《退庵筆記》卷8。

^③ 有關東臺市的沿革，參見李漢杰主編：《中國分省市縣大辭典》（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3年2月），頁388-389。

揚這位本鄉的偉大哲學家，不讓他永遠埋沒，因此就整修這間明代萬曆年間建造完成以來，很少受到破壞的「崇儒祠」，在修復的過程中，在牆壁上發現一塊保存完好，萬曆己卯歲（1579）夏四月吉旦凌儒撰寫的〈心齋王先生祠堂記〉碑石；挖天井的池塘時，又挖出一塊萬曆乙亥年（1575）的〈祠堂記〉殘碑，八六年三月此一建築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泰州市政府為了紀念先賢，在王良逝世四百四十五週年之際，舉辦了一連三天的「泰州學派學術討論會」，參加的專家學者約有三百人，並請來了王良第二十五世孫王翌才先生報告「文革」期間王氏宗祠、東淘精舍遭到破壞；王良及其弟兄子孫的墓葬均被挖棺曝屍；墓碑被抬去當水溝踏腳板；墓前石刻及石桌、石椅全被破壞無遺的慘況。學者發表的論文則有十六篇³⁴。並且在會議舉行之前的八六年九月二十日到十月三十日，短短的四十天內，日夜趕工的將「崇儒祠」整修得煥然一新，於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和與會學者共同舉行剪綵儀式，「泰州學派紀念館」七字請侯外廬先生題字，「崇儒祠」三字則是取趙孟頫碑石墨跡翻鑄。

「崇儒祠」是萬曆四年（1576）耿定向奏請程學博主持興建的，原為四進房，每進三間，東部有附屬用房三進，其後為園圃。中共建國後，除第一進大門及附屬用房被拆除外，其餘建築大多保存原樣，未被嚴重破壞。整修時，第一進按原樣修復，二、三、四進則原封未動，保存了明代建築的特色。不過開始整修時，因為經驗不足，所以用現代油漆重漆那些剝落的地方。這當然是不正確的做法，還好後來及時發現改正，沒有釀成更大的錯誤。

³⁴ 「泰州學派學術討論會」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到十八日舉行，其後楊本義選取其中十三篇編為論文集，見泰州學派紀念館籌備組與泰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泰州學派學術討論會紀念論文集》（泰州：泰州學派紀念館籌備組與泰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10月），收錄的論文：〔美國〕狄百瑞〈西方學者論王良〉；〔西德〕余蓓荷〈論王良思想中「孝」的觀念〉、〈王良及其學說——對後期理學的批評〉、〈《明夷待訪錄》的先驅——王良「以天下治天下」的思想〉；〔日本〕森紀子〈鹽場的泰州學派〉；中國的黃宣民〈泰州學派的歷史影響〉、錢明〈王學流派的演變及其異同〉、方祖猷〈明中晚期人文主義思潮的文藝思想——泰州學派對文藝的影響〉、譚邦君〈試論王良的「淮南格物」說〉、祛非〈試論泰州學派的特點〉、顏寶根〈對王良和泰州學派應有正確的評價〉、徐積明〈王良哲學思想評介〉、易耀秋〈近代啓蒙思想的「酵母」——略論王良為代表的泰州學派的歷史作用〉、劉永耀和劉華〈王良教育思想簡析〉、楊本義〈新舊泰州學派的幾點驚人相似〉等篇。

3. 日涉園（喬園）

中午到海陵南路上的「喬園賓館」用餐，其中有一道活生生的「大青蝦」最為特殊，據說是此地的特產。餐後由陸主席帶領進入「日涉園」參觀，此園初建於明萬曆二年（1574）進士陳應芳之手，取陶潛〈歸去來辭〉「園日涉以成趣」之意命名；清嘉慶年間（1796-1820）因園內有三隻高聳的石筍，故更名「三峰園」；咸豐八年（1858）為吳氏所得，易名「蟄園」；後為喬松年所有，改稱「喬園」。八八年到九二年整修「山響草堂」、「松吹閣」及假山等，今為泰州市政府「喬園招待所」，「對臺辦」就設在出口的旁邊。現在園中主要的景點在「山響草堂」周圍，前面有水池與假山，假山上有一棵長得非常奇特的柏樹、兩個涼亭、三根石筍，在假山石頭之間種滿了「書帶草」，假山下有一個彎彎曲曲的山洞，入口處刻有「曩雲」二字，山洞的出口正在左邊的涼亭旁；從右邊涼亭下來，往出口處旁，有一根「太湖石」，據陸主席的說法，這根太湖石是最有價值的經典之作，漏、空、奇皆全，叫價達幾十萬人民幣，可惜我還是不能領會，奈何！「草堂」後面有一小片竹林，循臺階往上有「綆汲堂」，左邊有一亭子，右邊有一個三層的「松吹閣」樓，陸主席說閣樓本兩層，整修時是他要求設計加了一層，然都大門深鎖，從窗戶往內看，可以看到裡面放了一堆雜物，從閣樓往東邊看，有一些房間，顯然是一戶人家，因為它們的衣服就大方的曬在蒼翠蔥鬱的花草樹木叢中，顯得相當不協調，園中種了不少松柏、牡丹、桂花、臘梅、芭蕉、芍藥等³⁵。陸主席告訴我們五六年三月梅蘭芳（1894-1961）率團回故鄉演出時，就住在「喬園」中，因此他也特別介紹梅氏在園中居住過的地方，非常認真的指出，某處是梅氏的臥房、某處是梅氏乘涼、用餐、散步的地方等等，從陸主席專注神情和如數家珍的情況，可見他一定是個標準的「梅迷」，這也就難怪他會全力促成設計建造「梅蘭芳紀念館」和一千五百個座位的「梅蘭芳劇院」（1976年完成）了。

4. 梅蘭芳紀念公園

梅蘭芳係有名的京戲演員，原名梅蘭，字畹華，祖籍泰州，出生於北京。五六年三月七日下午五點左右，梅氏第一次踏上泰州的土地，返鄉祭祖掃墓，在十四日離開

³⁵ 「日涉園」諸事，除陸主席之說明外，又參見《揚州文化志》，同註¹⁹，頁442所論。

泰州之前，並和姜妙香、劉連榮、王琴生等演員，在新建成的「人民劇場」演出〈貴妃醉酒〉、〈奇雙會〉、〈霸王別姬〉、〈宇宙鋒〉、〈鳳還巢〉等五齣戲，其幼子梅葆玖也演出〈玉堂春〉。這一次的返鄉祭祖演出，收費低廉，演出賣力，令泰州人印象深刻，永遠難忘。爲了表達故鄉對這位京劇藝術工作者的崇敬和懷念之情，泰州市政府等單位於是在八四年十月八日召開了「紀念梅蘭芳誕辰九〇週年大會」，並舉行「梅蘭芳劇院」命名、「梅蘭芳紀念亭」落成揭幕典禮；八七年三月到九月，更在梅氏祖居鮑家壩隔水相望，三面環水（即舊泰州城護城河）東河風景區的鳳凰墩上，興建一座「梅蘭芳史料陳列館」；八九年十月雕成「梅蘭芳便裝坐像」；九四年十月梅蘭芳百歲誕辰，又興建了「梅韻閣」和「桃李廳」。這些建築和旁邊種植的花草樹木、假山池塘，形成了一座半島式的園林公園---梅蘭芳紀念公園。

公園的入口處有一個四柱三層的牌坊，上書「梅蘭芳公園」五個大字。園區的範圍甚大，陸主席首先帶我們經過一段林間小道，到達「梅蘭芳紀念亭」和「梅蘭芳便裝坐像」旁，陸主席就在「梅蘭芳紀念亭」內告訴我們有關「梅蘭芳史料陳列館」等相關建設建造的經過情形。他介紹「紀念亭」說：這是一個五角亭，因爲這是紀念梅蘭芳的地方，「梅」、「蘭」成爲景物的主體，園林中有各種品種的梅花和蘭花，這是園中最主要的植物，此亭不但仿「梅花」而作成「五角」，亭內的雕刻也都是以「梅花形」爲主，亭上柱子間的橫板上，並刻了五個戲目，所有的瓦都是定製的，建築和雕刻都是以黃陽木爲材料，由東陽的木雕師傅負責雕刻，並請趙樸初題字，當時（1984）共花了五萬元人民幣，爲了保護亭子，規定每三年重新油漆一次；梅蘭芳的塑像是用漢白玉雕成的，八六年開始規劃，八九年完成，雕塑之前曾經考慮要用劇照或便裝照？後來決定用便裝，又考慮是坐像或立像？最後決定用坐像，坐像又要用那一種姿態，經過認真仔細考慮，纔決定用現在這一種坐在藤椅，兩臂擱在椅子上，右手拿扇子，左手拿著翻開的書，眼睛正視前方，左腳微屈的樣子，這樣看起來就有一副優雅自然的神態，很可以表現梅先生的藝術美感，家屬看過後，也很滿意，但是高度要多高，也是個問題，如果底座太高，當遊客在雕像前照相時，就會造成梅先生微屈的左腳準備踢人的假象，因此纔設計成現在三·六一公尺高（像高二·六一公尺，座高一公尺）的形式，以避免影響照相的美感。塑像是請全國著名的雕塑家劉開渠先生（1903-1993）負責，設計加雕塑費纔拿了人民幣二萬元，至於雕塑用的玉石，工廠賣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一塊塊的賣；一種是保證雕好的賣。前一種就是如果中途雕壞了或石頭有瑕疵，就必須再買一塊；後

一種就是買主只給一次錢，其他的問題由工廠負責，當時前一種要價二萬元，後一種要五萬元，最後還是決定花五萬元，採用後一種買斷的方式。雕像背後有兩行字：「雕塑家劉開渠、白蘭生創作」「北京建築藝術雕塑工廠華龍分廠雕製 1989 年 10 月」。大家在「紀念亭」和「雕像」前照完像後，陸主席就帶我們前往「史料陳列館」。途中陸主席告訴我們，這些鋪在地下的石磚，有許多是拆舊房子時，他去檢回來的明清製品，並且還說這裡部分建築是拆遷明代的民居改建，主要建築物也多配合明代建築的形式，整體的感覺纔會如此的具有一種古雅樸實的韻味。

面對著李先念「梅蘭芳史料陳列館」題匾下大門，在正前方十幾公尺處，有一座類似「照壁」的牆，上面刻有趙樸初〈一九九三年上元日訪泰州參觀梅蘭芳公園及史料陳列館明日將往視光孝寺修復情況有作〉（調寄〈踏莎行〉）的詞：「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名城名宦交相重；月華如練舊亭臺，清詞范、晏人爭誦。朗潤明珠，翩仙彩鳳，梅郎合受千秋供；重光殿宇古招提，放翁大筆今堪用。」陸主席非常興奮的告訴我們，當時趙樸初先生答應填一首詞，起初以為像他這樣有名氣的大忙人，不知道會不會忘記，說不定要隔很久纔會有回音，萬萬沒想到第三天即把寫好的字拿來問他合不合適，後來趙先生自己又覺得還是不夠好，因此又重新再寫，也不知道趙先生一共寫了多少次纔讓自己感到滿意，然後再送過來，這就是今日鐫刻在牆上的文字。從這一件事可以看出兩點，第一點是為什麼整個中國絕大部分和宗教相關的地方，多少會有一些趙先生題字，而且幾乎已達氾濫程度的原因，這當然與趙先生「有求必應」尊重仰慕者的高尚風度有關；第二是一個有聲望的名人，如果能夠稍微放下身段，把答應仰慕者的事當成一件事來辦，那麼他的聲望以及讓後輩景仰的程度，也會因此而水漲船高。例如二〇〇〇年六月二日來臺灣待不到二十四小時的美國影星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始終帶著一副愉悅的笑容，面對熱情仰慕他的影迷，也儘量配合影迷的要求，這種風度相信會讓許多人終身景仰懷念，這就如同梅蘭芳回泰州也不過纔一個禮拜，卻讓泰州人永遠懷念；趙樸初先生來泰州也不過二三次，卻讓陸主席長期感激懷念的情形一樣，這種影響的情況，身為公眾人物或稍有名望者，焉能不加注意！^{③⑥}

^{③⑥} 按：舉 Tom Cruise 為例，並不牽涉到所謂「惟美國是從」、「世界化即美國化」的問題，舉出此例主要是用以印證梅蘭芳所以受泰州人如此崇敬懷念，除了同鄉之情外，恐怕與他尊重仰慕者的要求有關；趙樸初所以令陸主席如此懷念推崇，亦當與此相似。批評臺灣長期失

進入「梅蘭芳史料陳列館」左邊有一個「販賣部」，販賣一些和梅蘭芳相關的書籍與紀念品，湯志鈞夫人買了幾套「紀念郵票」，準備回上海送給孫女。其他還有梅氏演唱的錄音帶、劇照相關製品、介紹梅氏的書籍等等，大家當然不會放過，皆因各人需要而購買。接著由一位揚州大學資訊系畢業的女同學當導遊，帶我們進入九進三間的展覽室，介紹說明幾個「展覽室」的內容。首先介紹梅氏從出生、拜師學藝、開始演出、嶄露頭角、創新演技、出國公演等等，一生輝煌的演藝生涯，此即第一部分「梅蘭芳生平介紹」。第二個展覽室陳列梅氏從八歲到六十八歲共五十多年演藝生涯中，相關的戲裝、道具、字畫（梅氏會畫國畫）、戲單、照片（劇照較多）、圖書資料（研究介紹梅氏者）、唱片等，其中還包括梅氏代表作〈洛神〉、〈抗金兵〉、〈宇宙鋒〉、〈穆桂英掛帥〉等幾齣戲的巨型劇照，還有一張三一年《戲劇月刊》刊登的當時觀眾對梅蘭芳、程硯秋（1904-1958）、荀慧生（1900-1968）、尚小雲（1900-1976）等所謂「四大名旦」的評分表，分「扮相」、「嗓音」、「表情」、「身段」、「唱工」、「新戲」等幾項給分，梅氏以總分五六五分居首（總分六〇〇分），另有一張梅氏弟子一覽表，共有一〇七人。第二部分也有一個展覽室，主題是「梅蘭芳與泰州」，除了介紹梅氏家族幾代，尤其是祖父梅巧玲離家學戲，成為「同光名伶十三絕」名旦的「家史」外，還特別強調梅氏回泰州幾天的活動、和泰州父老相處、熱愛故鄉的感情等等，因此展出的照片也多與此主題相關。然後到達三層建築「桃李館」的第三層，這是陳列梅蘭芳弟子的專室，重點介紹了其中三十四位弟子的情況，另外還有一間梅蘭芳用過的臥房家具：彈簧床、梳妝臺、衣櫃、洗臉盆架、洗臉盆等物，以及演戲用的十八般武器、大鼓等等。展覽室中的部分劇照和戲服，係由梅氏後代所贈，如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史料陳列館」舉行落成典禮時，梅氏之子梅葆琛即專程由北京趕來參加，

去自我的立場，認定「美國就是全世界」，「世界觀等同於美國觀」的畸形、可悲的情形，見周靜華：〈對阿湯旋風的反思〉，《中央日報》2000年6月4日第20版。不過周先生可能忘了臺灣長期吃美國人的奶水，政府官員、學者，絕大多數是在美國接受教育，臺灣整個教育體系（社會、傳媒、學校）也絕大部分傳遞美式的價值，也就是臺灣民眾本就長期浸潤在美式文化中，因此對某些人來說美國本土纔是其基地，臺灣不過是個過境的暫居地而已，就如同每年過境的稀有動物「黑面琵鷺」一般，你怎能要求「黑面琵鷺」僅具有臺灣的觀點呢？所以他們具有美國式的世界觀，毋寧是正常且必要的，況且美國觀也的確有值得學習之處，只要注意不把它當成是唯一的「真理」，也就沒有問題了啊！

並贈送梅氏訪美公演的〈天女散花〉、〈貞娘刺虎〉的劇照及梅氏返泰州時演出的照片。最後則到達可以容納幾百人觀看表演，具有多功能的「梅韻閣」，因為剛巧播放系統故障，無法播放梅蘭芳精采演出的影片，有點可惜。陸主席在此和我們座談，他說這個公園每年中秋節都會舉辦「梅園賞月」的活動，每次都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另外泰州的「京劇票友」不但平時會找機會票戲，還設有「梅蘭芳研究會」，在每年梅蘭芳誕辰日舉辦紀念會，出「紀念論文集」，還希望設專門收集梅氏相關研究資料的「圖書館」，期待這裡的條件能超越北京的「梅蘭芳紀念館」，讓想研究梅蘭芳的人必須到泰州，而不是到北京，因為這裡纔是梅蘭芳的故鄉，當然現在的條件還不夠，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實現此一構想，我們祝福陸主席的希望能早日實現，因為這對研究京劇者肯定有正面積極的助益。陸主席還告訴我們泰州另有「劉園」及與〈桃花扇〉相關的「桃園」、新近發現的五千年前的化石等等，因時間關係，無法帶我們前往；又告訴我們泰州的「稅務文化」，泰州以「稅務」為名的有：稅務橋、稅務地，還有一處地名就叫作「稅務」。出公園之前，又看到一堆古磚和建材，陸主席說這是民間改建房屋時，不要的廢棄物，撿來是準備將來修建公園時用，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明、清以上的舊物，一破壞就沒有了，所以纔用心收集。陸主席真是有心人啊！真希望大陸的文化官員多幾個類似陸主席觀點的人，則是中華文化之幸³⁷。

5. 安定書院

接著到位於「泰州實驗學校」（江蘇省泰州中學附屬民營初級中學）內的「安定書院」舊址，此書院又稱「胡公書院」、「泰山書院」，宋寶慶二年（1226）知州陳垓創建，祀胡瑗（993-1059），明嘉靖間（1522-1566）重建，清乾隆五年（1740）改稱「胡公書院」，咸豐（1851-1861）間停課，光緒五年（1879）重修，清末改為中學堂。今存八七年四月整建之「胡蜚廳」建築，有李進題字的「安定書院」與徐氏題字的「安定書院舊址」兩塊橫匾，並有「隨鑄匡時器」「今

³⁷ 有關梅蘭芳諸相關事蹟，除陸鎮餘主席的口述外，又參考鄭敏主編：《中國文化使者梅蘭芳》（南京：南京出版社，1995年8月）一書；梅蘭芳史料陳列館編印：《梅蘭芳史料陳列館》單張；及丁鶴林：《春光曲》（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2月），頁4；潘寶明：《揚州名勝》，同註²⁰，頁149-151兩處所言。

方振鐸音」的對聯及石碑數塊，其中比較清楚的，有朱炳如嘉靖乙丑(1565)春三月書寫的〈謁安定心齋二先生祠偶記十年前舊作一首漫書以示諸生碑〉：「大道元來只共由，莫將灑落易煩愁；天機悟處防思鵠，夜氣清時戒牧牛。兩字良知非外致，一圈太極豈旁求；先賢倡道今猶昔，笑向濂溪問正流。」嘉靖十七年(1538)立的「宋安定胡先生講學故址碑」；光緒二十九年(1903)侯紹瀛書寫的〈泰州新建學堂碑記〉；廳房四周花木扶疏，相當清靜³⁸；另外在學校大門入口左邊，有一棵約九百多歲的銀杏樹，據說是宋代所植，今在一個空地上，有許多小朋友在樹下跳繩、踢毽子、你追我趕的快樂玩耍，學校進門的道路兩邊，除了政治人物的標語外，還錄有孔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及胡瑗「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的紅色標語牌。

在「胡蝶廳」正對面的圍牆外，設有一家印刷廠，這裏的人似乎不知道那些鉛字，在印製的過程中會有鉛粉產生，散佈在空氣中，人體吸入後無法排出，逐漸在體內累積，對健康的危害甚大，准許這種有害健康的工廠設立在學校旁邊，對附近學童健康潛在的危險性太大，相當的不適合。可惜大陸學者對這一方面的知識似乎還不足，對他們的提醒，似乎起不了什麼作用，奈何！由於時間已晚，就驅車返回揚州，結束一天的泰州尋訪之旅。時間安排得實在緊張，多數人累得一上車就閉目養神去也，毋怪有人要說，如果是抱著觀光的心態到大陸，千萬別跟我們一起去，這種安排時間緊湊，又是座談、又是考察、又是書店的方式，實在太累人了。

6. 龍門書店

車子進入揚州市區，聽說王章濤先生開了一家書店，大家興致又來了，瞌睡蟲也跑了，因此要求到該書店去看看，書店位於國慶路三九五號，曰「龍門書店」，店內主要以文史哲書籍為大宗，有不少七〇年代以前的出版品，大概是王先生個人的收藏？店面不是很大，大概只有十坪左右吧，我們一夥人幾乎就把整個店給擠滿了，口音又與當地人有別，附近又是繁榮的商業區，來往的人特別多，因此引來了不少好奇的眼光。揚州馬路旁商店街的建築，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就是一樓不

³⁸ 「安定書院」沿革，參見季嘯風主編：《中國書院辭典·胡公書院》（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頁42；《泰州舊事摭拾》，同註³⁸，頁224。又王良有〈安定書院講學別言〉一文，見《王心齋先生遺集》，卷1。

設廁所，一樓的住戶或客人，必須到附近的公共場所方便，隔壁的「婦幼保健醫院」就是一個公共場所，當時已經五點多，醫院的門診部已經停止營業了，只有一兩位老人在走動，這是一棟在臺灣很可能會被列為二級古蹟的古老建築，內部昏昏暗暗的，採光不佳，燈光應該也不會太亮，感覺上有一點陰森森的，空氣中又充滿刺鼻的福馬林消毒水味道，和臺灣六〇年代醫院的印象差不多，地面可能是剛沖洗過，所以有點濕搭搭的，廁所的設備非常老舊，但還算乾淨，而且還有門。比較可惜的是乾淨的地上出現不少痰，顯然揚州某些人有隨地吐痰的惡習，不知大陸同胞何時纔能改掉此種可怕的壞習慣？大夥一進入書店，沒有時間觀念的老毛病又發作了，本來和司機先生約好等半小時，結果等了將近兩小時，還好這位司機是去年來參觀時認識的，所以沒有發火，另外湯志鈞先生與夫人，也在車上空等了我們一個多小時，實在不好意思。人員到齊後將書送到「大學城書店」，纔回賓館用晚餐。

7. 傳統文化的疏離

晚上與蔣秋華信步走入「四望亭路」另一家書店購書，店內所進之書，頗多與「大學城書店」不同，不過數量奇少，每一種至多僅有兩本，大部分只有一本，年輕的一對男女老闆（不到三十歲，可能是夫妻）說，銷路不會太好，資本有限，不敢多進書，以免積壓資金。然後又問我們來此地作什麼？我們告知是因為研究「揚州學派」，特地來此開會。老闆的反應很有趣，首先是一副非常訝異，好像看到「外星人」似的表情，接著就說：「揚州有什麼好研究的？」就如同去年我們向當地人請教阮元事蹟的情形一樣，他們對自己生長地方的文化傳統，過去的文化成就，是如此的陌生，如此的見外，這種和傳統嚴重斷裂，與傳統完全無關的態度，令人驚異不解，反映的是此地「愛家」、「愛鄉」教育的不足。這種情形如果出現在一般農、公、商、兵等職業的人，還有一點理由可講，但是出現在一個揚州最高學府旁，經營書店的文化人身上，我覺得問題可能就比較嚴重了。「閉幕式」時，揚州市文化局的官員強調揚州市要編輯一套「雅俗共賞」地域性文化的普及教本，恐怕是刻不容緩的事了，但不知所言係當真？或只是一些漂亮的口號？若所言當真，則行政效率又如何？何時纔能真正落實這種教育？當然在臺灣也同樣面臨這種藐視自己文化傳統的危機，不過就現存的實際情形而論，恐怕臺灣對傳統以及地域性文化教育的重視，要比大陸稍微高上一籌，大陸教育體系在這方面的努力，實在還有待加強。

(三) 再訪古揚州

四月八日

1. 瓜洲古渡口

上午，趙葦航教授、張連生教授帶領著臺灣來的一群人，乘坐「蘇 K01855」中型巴士前往探訪瓜洲鎮的「瓜洲古渡口」，渡口在揚州南方十七公里處，屬邗江縣管轄，在其縣之最南端，是京杭大運河與長江的交匯處，隔長江與鎮江市相望，自清代康熙年間（1662-1722）瓜洲開始崩坍，光緒二十一年（1895）全城坍入江中，六五年在荒地上重新建鎮，七五年完成，面積有一三・一七平方公里，除市鎮外，又築有「古運河節制閘」、「瓜洲船閘」、「抽水機站」、「排澇閘」等，今設有「邗江水利局瓜洲管理所」，管理「瓜洲閘」之多項功能：通航、發電、排洪、防澇、灌溉等。這是一個略成橄欖狀的小島，整個島上遍植花木，像個園林公園，從公路轉入瓜洲渡口入口的柏油小道，小道兩旁種滿樹木，樹下還有幾隻悠閒啃著嫩草的白色山羊。接著映入眼簾的，是高聳的「銀嶺塔」，塔建於八〇年冬，七層六面，高有三十一公尺，頂層為水塔，集水以供應「瓜洲閘」一般用水，塔又名「馭龍塔」。塔的四周有一小片草地，草地旁邊有一道圍牆，圍牆上掛滿了歷代與瓜洲相關的詩詞，如：白居易（772-846）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高蟾的「一夕瓜洲渡頭宿，天風吹盡廣陵塵」；張祜（卒於大中年間，847-860）的「兩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的「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陸游的「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瓜洲渡口，恰恰城如斗。亂絮飛錢迎馬首，也學玉關榆柳」等等。塔後方躲在樹叢花木中的是「古渡賓館」，似乎已經結束營業了，大門深鎖。走近塔門內望，第一層放置了一堆佈滿灰塵的繩索、馬達等雜物，顯然已經好久好久沒有整理和開放了。塔前隔著兩旁種滿樹木的馬路，是一個可供垂釣的人工水池，稱為「映影池」，池中建有九曲橋，橋上矗立著一個涼亭，剛好有一對男女在那兒，錄音機開得震天價響，聽著臺灣早期的流行歌曲—〈魂縈舊夢〉。由於我們的打擾，他們就暫時離開了。經過亭子上岸往左行，路邊都是一叢叢的花木，不久就可以看到一座圓形的大門，上面題有「錦春園」三字，該園前身為明代的「大觀

樓」舊址，清康熙間爲歙人吳家龍、吳光政父子所建，名「吳園」，康熙南巡，賜名「錦春園」，又題贈「竹淨松蕤」匾³⁹，光緒二十五年（1899）整建，唐代鑑真和尚東渡日本、清朝康熙帝南巡、乾隆帝到江南，往返皆經過瓜洲渡口，現在的「錦春園」即清代皇帝駐蹕之處，雖然已經沒有昔日的風光，但是園林之盛依然，走在蒼翠蓊鬱的叢花群木中，不禁令人心曠神怡。

走過一段大樹遮蔭的柏油路，拐個彎兒，經過一小塊擺有石桌的空地，就看到了「瓜洲船閘」，閘口設有一個大鐵閘門，利用電動馬達開啓，寬約五、六公尺，面對閘門，右方約幾十公尺處有一座橋，是通往「瓜洲鎮」內的公路；順著閘門往左邊河岸走，就看到一間發電的機房，再往前走，看到進閘門的入口處，正有幾艘江輪一字排開的停靠在旁邊，可能是等閘門打開時，以便通過吧？從岸邊左轉，通過一個小土堤，再往右轉，就到達「管理處」的辦公室，從辦公室旁的小路前行，到達一間大餐廳，廳內有一幅「瓜洲渡口」全景的油畫，這間餐廳已經沒有營業，廳內空盪盪的，賴秉忻和賴秉圻最高興，因爲可以在廳中到處奔跑。出餐廳大門口，路邊大水溝兩岸的桃花正盛開著，紅色的花噲得令人眼睛睜不開；往右走前幾步，居然有一個游泳池，因爲天氣還帶有涼意，所以水池是乾的，有幾位年輕人穿著溜冰鞋，在池內溜來溜去，泳池南邊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個塔形建築物，游泳池的建築非常現代化，可惜廁所還是傳統一望無際的「無門坑道式」，沒有隔間、也沒有門，對我們而言，實在非常不習慣，不過大陸同胞們則完全不在意。繞過游泳池往南走，就是整個瓜洲渡口的最南端，這裡是人工壘土堆積而成的小山，山上也同樣種滿花木，望左拐入一條林間小路，盡頭就到剛才在游泳池畔所見的「觀潮亭」，亭高三層，樓梯是螺旋形的，非常狹窄，只容一人上下，登上二樓，江風頗大，往南望去，左右兩條水在此交會，形成一個比較寬廣的水面，遠處是一片白茫茫的水，水中點綴著幾艘小型的江輪；近處則是一片水邊的草坪；亭子右邊是一大片青綠的樹林；左邊則是另一條水；亭子四周的垃圾不少，旁邊一群年約十四、五歲當地初、高中的學生，其中一位小女孩，正把汽水瓶子和麵包的包裝紙往下丟，

³⁹ 參見〔清〕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城南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清代史料筆記叢刊》本），卷7，頁161。又〔清〕李斗著，薛炳寬點校：《揚州名勝錄》，刊於《廣陵春秋（旅遊專輯）》，同註²⁰，頁1-55，「錦春園」之事，見卷2，頁25。

旁邊的同學與大人，竟然沒有一個出聲制止，身為客人自然不好越俎代庖，更何況她本就完全不在乎旁人不屑的眼光，這應該是亭子四周垃圾的重要來源。看來江蘇省邗江縣地區學校的文明教育顯然是失敗的，尤其對年輕一輩培養公德心的教育，應該還需要大大的加強纔可以！從亭子的正前方往下走，約二十幾步的小山腰上，有一塊題有「瓜洲古渡」的大石碑，不少人排隊照相留念，我們當然也不例外。石碑往下走，就是剛剛在亭上看到的那一片草坪，往前約二十公尺，有一個牌樓，橫額題「江天勝境」，對聯是：「濁浪排空勢吞吳楚」「渡頭縱目氣貫江淮」，再往前幾步就是江邊，不少人坐在江堤上，大概在欣賞江景吧？幾艘江輪停靠在旁邊，輪船上的人正在休息，一點也不在乎岸邊人的眼光；江上則有幾艘正在航行的江輪，遠遠看起來，速度好像很慢，可是一轉眼就過去了，眼睛所見實在並不準確啊。偶而一、兩隻不知打從哪裏來的不知名鳥兒，忽然出現在你的眼前，急速地朝江面衝去，激起一股浪花，然後又迅速的從水中筆直的往上竄升，直上雲端，一剎那間又消失的無影無蹤了。江水打在岸邊，白色的浪花衝向灰黑色的堤岸，一次又一次、永無止歇，偶而出現比較大的浪花，打到那些岸邊玩耍的調皮年輕人腳上，總會激起一陣陣的歡笑，真是無憂無慮的一群幸運兒，只要兩岸沒有戰爭，他們的歡笑應該可以保持得更為長久，但是誰又知道明天呢？因為還要到別處去，所以就回頭往左邊的小路走，大約二十公尺，就看到一個六面翹角的亭子，亭中有一塊石碑，走近一看，石碑上刻有「沉箱亭」三字，碑後說明這是相傳「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後，投江自殺之處，這當然是附會，不過也可以看到中國民間純樸富於同情心的一面^④。可惜石碑上、亭子的四周梁柱，甚至連亭子的天花板上，到處都留下一些缺乏公德心遊客的刻字，奈何？略為休息後，就離開「沉箱亭」往回走，同樣經過樹林、花叢而回到「銀嶺塔」邊，因為時間的關係，無法從容的參觀所謂春、夏、秋、冬四園，很快便搭車離開了。

這樣一處樹木花草扶疏的美好園林，在週末休假的時間，居然僅有幾十位遊客，而且多數是十幾歲的學生，賓館、餐廳、游泳池、花園等等的設備如此齊全，

^④ 有關「瓜洲古渡」的歷史、風景等相關資料，參見趙明主編：《揚州百鎮·瓜洲鎮》（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7月），頁480-484，由薛大志執筆；潘寶明：《揚州名勝·瓜洲古渡》，同註^②，頁166-167；丁鶴林：《春光曲·瓜洲古渡一枝花》，同註^③，頁297-299；李家寅編著：《名城揚州紀略》，同註^④，頁301-302。

竟然沒有營業的跡象，「銀嶺塔」變成雜物儲藏室，「映影池」也幾乎成爲一灘死水，如此風景如此事，真令人感慨啊！這處比「臺北大安森林公園」面積大上幾倍；花草樹木不知多上幾倍；又有水道通過的有山、有水的大公園，要是處在臺灣，保證會有一大票遊客，大概大陸地方特別大，相近的景點特別多，或者週休出外的風氣不盛之故吧？不過在我看起來總覺得可惜，其實這裏的整體設施和環境都相當不錯，如果能夠在此住上幾天，享受一下周圍花木的香氣，做做森林浴，應該是一件非常有益健康的事，不知這裏的主事者有沒有向外「促銷」以增加收入的打算？

2. 高旻寺

巴士接著開往邗江縣的「高旻寺」。古運河流到揚州城南十幾里處，分成兩條支流，一支直出瓜洲港，就是剛才參觀「瓜洲渡口」內「觀潮亭」左邊看到的那一條水；另一支向西經儀徵縣入江，寺就位於揚州城南十五里遠的這個分流的三汊河口西南岸邊，車子由公路轉入進寺院的碎石小路，兩邊的空地，有的是蘆葦叢生的灘地、有的正利用建築廢棄物填土、有的正在大興土木，修建房舍，只不知是寺方的建築否？「高旻寺」是揚州「八大古刹」或「二十四叢林」之首，與鎮江金山寺、寧波天童寺、常州天寧寺，號稱「東南四大叢林」；又與四川成都文殊院和寶光寺、鎮江金山寺，合稱「長江流域禪宗四大叢林」。相傳始建於隋代，其後屢有興廢，清順治八年（1651）南河總督吳惟華建七級浮屠，名「天中塔」，十一年（1654）秋塔成後，又在塔左側建「塔廟」，康熙三十八年（1699）玄燁第三次南巡，見塔已經傾圮，欲頒私款修葺，於是兩淮鹽商爭相捐金，整修塔身外，並擴建塔廟；康熙四十年（1701）鹽商又在此興建「行宮」，規模大於塔廟四倍；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四次南巡，皇帝親臨燒香，因贈「敕建高旻寺」和「雲表天風塔」額，次年頒〈高旻寺碑記〉及「藥師如來脫沙泥金佛」一尊；康熙帝第五、六次及乾隆帝六次南巡，均曾住入高旻寺旁的行宮；乾隆三十六年（1771）遭颶風打損塔身，次年修護；道光二十四年（1844）塔倒塌後，即未重建，高旻寺也從此走入衰微之境；咸豐三年至六年（1853-1856）寺與行宮遭太平軍戰火之劫，寺內古物也因之全毀；同治、光緒年間漸次恢復，至民國年間，乃大振宗風，以禪規整肅聞名於世；五五年因寺田充公，僧衆一五二人全靠主持禪慧到香港募化的糧食，日以薄粥維生；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寺院、佛像、經書、文物、

法器等等，在「破四舊」聲中，多被抄一空，僧眾被趕出寺們，被迫還俗或殺害；接著工廠、學校先後入駐，舊建築被任意摧殘，七五年連「大雄寶殿」也被拆除。直到八〇年纔因寺僧之要求而歸還；八一年中共國務院列為全國著名寺廟之一；八二年列為漢族地區重點開放寺廟之一；先後將佔住的「邗江絲廠」、「運西中學」、「古板倉庫」等趕走，並請德林和尚回寺任主持；緬甸曼德勒（瓦城）洞繆觀音寺因得知德林和尚重修高旻寺之消息，特別新雕玉佛一尊，高一·八五公尺，頭鑲寶石九十九顆，於八八年贈送給高旻寺；由於海內外信眾的支持，在八九年建成「大禪堂」；九七年完成「大雄寶殿」；九八年九層的寶塔建成，另外還在繼續興建的有：「法堂」、「上客堂」、「大齋堂」、「講經堂」、「來果和尚紀念堂」等；而「羅漢堂」、「藏經樓」、「山門殿」、「水閣」、「涼亭」等也在籌建中，現在僧眾已經超過一二〇人以上。我們到的時候，「大雄寶殿」還駕著鷹架在裝修，「山門殿」、「天王殿」也大致完成，皇帝的「行宮」則還是一片荒蕪，僅有一些未完成的亭子，因為我們僅繞「大雄寶殿」一周而已，所以其他建築的情況如何，不得而知。此寺最特殊的事是所有修建的費用，完全由寺方自行募捐，不接受政府的補助款，因此可以比較自由地按照寺方的要求重建，不必接受官僚的干涉。

「高旻寺」是「臨濟宗」的道場，康熙四十三年（1704）曹寅（1658-1712）、李煦等延請紀蔭和尚「開法坐香，悟禪打七」，是為第一代主持；雍正十三年（1735）天慧和尚奉詔為主持，因闡揚宗風，嚴明規約，身體力行，被尊稱為「天祖」；接著是際聖和尚；乾隆年間昭月為主持，與無錫南禪寺靜菴和尚齊名，有「南靜北昭」之稱；其後有方聚、道圓、三德、慧庵、德慈、紹珠、嚴光、智福、朗輝、普照、月朗、楚泉、明軒、來果、禪慧、德林等和尚相繼為主持。其中來果（1881-1953）自一九九年接掌法席後，即決心重振道風，專修禪法，其他一切法門，概不准修。於是在二九年改革早晚課誦儀程，送往生不念《阿彌陀佛經·往生咒》；三七年制訂〈高旻專門禪宗規約〉，規定該寺永不出門做經懺、放焰口，不得開學堂、學密宗、示念佛；三九年禁絕大小經懺佛事、閉關、般舟行，只坐香參禪。每年七月十三日為僧眾討單時，入單者即進禪堂；到十月二十九日開示考功，數十年中，親率僧眾虔心向佛，嚴守規矩，除了培養造就不少僧才外，例如現今福建廈門南普陀寺方丈妙湛和尚，即出自該寺，高旻寺也因此以「道風正，規矩嚴」而名聞海內外，直到今日，高旻寺的禪風與來果和尚對禪宗的貢獻，仍為人稱頌；現在主持德林和尚除以重建高旻寺為己任外，也繼承來果之宗風，堅持參禪悟

道，每年於十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坐禪打七」；又曾於結夏安居之際，於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集眾講學，由茗山和尚講《楞嚴經》、德林講《法華經》，有三〇〇僧眾與居士聽講；冬禪夏學，成為禪門盛事。德林和尚曾於九四年十月五日到十一月三日應南投玉佛院之邀，來臺灣參與「禪七」的活動並講經^①。

重建的「大雄寶殿」類似皇宮的形式，高三〇公尺，面積更有一三二〇平方公尺之廣，非常雄偉壯觀，雕梁畫棟，彩繪的油漆塗抹得紅紅綠綠，大殿的左邊是一塊空地，右邊則是正要整修的「行宮」荒地，殿後面有一道寬約五公尺的路，殿牆隔著路的另一邊有一道牆，牆邊栽種了一行不知名的高大樹木，大殿前面有一排燒香時插香與蠟燭的大架子，大陸燒香的方式與臺灣不太一樣，它們有的不是插在香爐，而是插在一個特製的架子上，不曉得這個架子如何稱呼？我們到達的時候，殿門前的小隔門是關著的，門前的鷹架上正有人在上面忙碌的工作，後來找到一位和尚帶我們入殿參觀。進入大殿，首先看到一尊巨大手持蓮花微笑的佛祖像凌空俯視，旁邊的風、雷、雨、電等四大金剛護法神，每尊至少有十幾公尺高，分居在大殿的四個角落，各自緊握著祂們標準配備：劍、瑟、傘、蛇等，也是凌空而立，不知和尚們有沒有考慮到「防震」的問題？不然地震時這些體型如此碩大的「大金剛」，恐怕有落地的危險，不過也許祂們的神通夠大，即使地震時也可以無所依靠的凌空而立。左右兩邊的牆壁，放置了木雕的「佛教四大名山」風景圖——四川峨嵋山、山西五臺山、安徽九華山、浙江普陀山^②。每一山的面積皆甚廣，雕有樹木、花草、石頭、道路、山勢、流水、房屋、亭臺、佛寺、人物等等，整個畫面的感覺，就如同剛進入大殿的感覺一般：大得一望無際。設計者可能本就希望透過幾乎看不到屋頂的大殿和抓不著邊際的木雕畫的碩大感覺，造成觀者一種強大的心理壓力：人類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有限；或產生一種危機感：隨時都會被壓扁、隨時都會死亡。跟隨著和尚，從右邊繞到佛祖塑像的後面，發現佛祖的背後是觀世音

① 以上有關「高旻寺」之記載，除趙葦航教授之解說外，又參考《揚州宗教》編委會編：《揚州宗教·高旻寺》，同註⑩，頁 155-158、頁 305、頁 308；吳立民主編：《禪宗宗派源流·來果傳高旻禪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8 月），頁 597-601、附錄 II〈近百年中國禪宗大事記〉，頁 712-726；李家寅編著：《名城揚州紀略·悠悠邗江歲月稠》，同註⑩，頁 303；王鴻：《揚州散記·高旻寺》，同註⑩，頁 56-57。

② 有關「高旻寺」景觀較詳細的論述，可以參見潘寶明：《揚州名勝·水閣天風》，同註⑩，頁 121-123；又見《揚州園林·水閣天風》，同註⑩，頁 115-117。

菩薩，我有點納悶的請教導覽的和尚，何以多數佛殿均有相同的情形？和尚說這叫做「不可等同視之」，因為「君臣有別也」。不過我還是不懂，難道佛教中也有類似人間的身分地位之差別嗎？佛祖所以會出家，不就是要打破那種不必要的人為差別現象嗎？既然主張「眾生平等」，「一闡提即可成佛」，怎會有那類強烈「不平等」的觀點呢？真的聽不懂和尚所說的意思。不過也不好意思再問，更何況和尚似乎有點急著要我們離開大殿的意思，所以也就半信半疑的將「疑惑」放在心中，待有機會再問清楚了。

出大殿門前廣場左邊，有一排房子，從房子半圓形的拱門進入，右邊是一道高牆，左邊有兩、三間房屋，有幾位出家人在活動，中間是一個小廣場，穿過廣場又有一個「半圓門」，從「半圓門」再往前望，就看見粼粼反射的水光，出門一看，纔知道門前就是「運河」，剛好有一班小渡船靠碼頭，小小的碼頭就設在門前的水泥廣場邊，廣場大約有三公尺寬五公尺長，沿著「半圓門」兩邊有一道圍牆，圍牆似乎與運河平行，在圍牆到河岸邊是一條約一公尺寬的泥土小路。坐渡船的旅客多是當地人，有的抓著雞、有的帶著磨刀石、有的拿著臉盆、有的提著魚……等等，河面不寬，大約只有幾十公尺吧？往河的對岸望去，就會看到一座高塔矗立在陽光下；轉過身子，纔發現剛才走出的「半圓門」上，鑲嵌著一塊漢白玉，上面正有康熙題的從右到左「勅建高旻寺」等五個大字，原來這就是清代「高旻寺」的「山門」，門旁的對聯只剩下左邊殘缺的「萬道霞光進◇門」，左右兩邊看門的一對石獅子，顯然曾經遭受「十年浩劫」的洗禮，因此腳不見了、小獅子跑掉了、石球遺失了、尾巴也沒有了、耳朵也殘缺了、眼睛也少了一個，僅剩下光溜溜的身子，但還是一副笑咪咪的樣子，倒也別緻。高旻寺的和尚所以不加更換，難道因為是古物？沒有經費？樣子有趣？或是要見證紅衛兵破壞的功力？還是用以見證此寺遭受的劫難？管它的，何必瞎猜！還是和賴秉忻、賴秉圻在這一對有趣的獅子面前照個相留念吧！因為時間有限，所以就集合搭車離開，前往平山堂路三號的「金陵西湖山莊」，接受揚州政協主席劉志高先生的午餐招待。

3. 漢廣陵王墓博物館

下午改搭「蘇 K02020」的中型巴士，前往「舊揚州城」與「漢廣陵王墓博物館」參觀。同行的再加上王小盾教授與夫人、女公子及二位女學生、一位男學生，引導者另乘一車，為「揚州市郊區政協」：劉秀華女士及杜道遙、陳勇等人，車子

中途經過原是隋代「迷樓」舊址的「觀音山」山下，停滿停車場和公路兩旁樹下的汽車，以及熙來攘往的人群，攤販雲集的熱鬧情景，大有別於早上「瓜洲古渡」公園的冷清，原來揚州附近的人多跑到寺廟參拜去了。巴士再往前開，經過「相別橋」，到唐代古揚州城所在，因與引導車的聯絡出了一點差錯，故在十字路口徬徨了一陣，最後決定繼續往前走，先到位於相別路北端，唐代古城「蜀崗」遺址南邊的「漢廣陵王墓博物館」，到達時纔發現引導車已先一步到博物館等我們了。

「西漢廣陵王墓葬群」是七九年春天，採石工人在距揚州南方四十五公里處的高郵縣河西天山鄉境內的「天山」（原名「神居山」）炸山採石之際，無意中發現的。從七九年五月起到八三年八月，以南京博物院為主，揚州博物館、高郵文管會、南京大學歷史系等為輔的研究單位，一共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挖掘，出土了四座西漢石坑木槨墓，其中一、二號墓均屬大型岩坑豎穴、有斜坡墓道的「黃腸題湊」式木槨墓，根據出土文物與安葬的形式推測，一號墓很可能是廣陵國第一代王：厲王劉胥的墓；二號墓則可能是劉胥夫人的墓，不過也有專家從「塗料」推測，認為可能是西漢中晚期的廣陵王侯墓。然無論是那位王侯的墓，總是西漢侯王之墓。兩座墓都曾被盜過，二號墓還有焚燒過的痕跡，兩墓皆有「金縷玉衣」葬服的殘片，顯然這兩個墓主人是穿著「金縷玉衣」下葬的貴族，「金縷玉衣」本來是要保護屍體以期待有「重生」的機會，哪想到就因為有這種東西，所以引來盜墓者的覬覦，最後落得屍骨無存，真是弄巧反拙！世事往往如此，理想應然層面的「想當然耳」之期待，落到操作實然層面的「實際執行」之表現，經常會發現落差甚大，甚至出現相反的效果。

例如臺灣近日甚囂塵上的「高中多元入學方案」，也有此種理想與現實落差太大的問題，這個方案的本意是要消除因「聯考」帶來過多的「學習壓力」——「惡性補習」，但是開始進行以後，卻發現不但沒有減輕學子的「壓力」，反而更加助長了「壓力」；因為「聯考」只考一次的關係，學生可以輕鬆的過個二年、或兩年半，然後纔拼個一年半載的，就像我一樣，雖然沒有機會入正式高中就讀，但卻也在高中夜間補習學校輕鬆的過二年半後，再沒日沒夜的過個三個月，也就馬馬虎虎的擠進大學，如果以「多元入學方案」的方式招生，我想一定有不少和我一樣的人，找不到學校唸；「多元入學方案」因為要加計在校成績，因而導致學生日日緊張、時時注意的壓力效果：體育、音樂、美術、書法、班級幹部、小考……等等，沒有一樣可以放鬆，每一項目都得注意，以前自由選擇接受壓力的方式：或拼三

年、或一年、或半年、或拼三個月等等，完全被剝奪了，變成只有一種方式：拼三年。理想的「美意」非但沒有出現；現實的「惡果」卻早已臨身了，所以不得不重新檢討。這與入土而穿「金縷衣」以求保存屍體的設想相同：「理想」中的種種好處，實際上只是某些自以為高人一等：能見人所不能見、能知人所不能知的一類「先知型」的「專家」、「學者」，將其不切實際的「幻想」，利用政治與傳媒的力量，愚弄、催眠群眾，因而產生的過度誇大的一種心理「幻覺」而已。實際上那些「設想」出來的好處，僅可能存在於「理想世界」中，不可能出現於「現實世界」內，可惜敢講真話的人雖有，聽得進真話的「先知們」卻太少，因此必須等到一位身受其害的女學生透過傳媒的力量，纔促使大家稍微擺脫「先知們」的催眠，稍微清醒一點的「面對現實」考慮問題。

漢代的活人和墓中的死人，當然沒有這種「反省」和真正「面對現實」的機會，因而墓中出土的隨葬品，就包括有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漆器、木雕、陶器、銅器等，尤其是漆榻和整套的「沐浴用具」（銅盆、木凳、雙耳銅壺、銅燈、浮石、木屐等）最為特別。因為發現的地方已遭爆炸破壞，因此八二年決定將文物遷移，於是花了二百五十多萬元的人民幣，從八三年四月開始，用一一〇個工作天，完成測繪、攝影、編號；製作模型、研究脫水保存法等工作；八六年七月動工興建「博物館」，九〇年完成「黃腸題湊」木槨拆遷及在此山崗上建成一號墓陳列大廳，是一座仿漢代建築風格的房屋，在九二年建成陳列室及仿漢闕大門、復原一號墓木槨；九三年又撥給經費人民幣二十五萬元，初步建成二號墓展廳、復原二號墓木槨。此項工作即是將挖掘出土的文物，全部遷移到此保管與展覽，並將「黃腸題湊」式木槨拆解後，再按照原來的墳墓形狀，加以復原，這就是「漢廣陵王墓博物館」的由來。

走下汽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矗立在約二層樓高的臺階上面，兩座方形高大的四角門樓，右邊的樓牆上題有兩行字：上行「漢廣陵王墓」、下行「博物館」等共八個金色大字，站在兩座門樓中間往前望過去，面對的是一座約二十公尺高的宏偉宮殿式建築，這就是復原墓室所在，仿漢建築的主展覽廳，展覽廳前是一片小廣場，小廣場前有十級左右的臺階，臺階下是個大廣場，種植了不少花草樹木，另外還有一對「石燈籠」；左右兩邊各有一座仿古建築的廊房，也是作為展覽廳之用。接待我們的是「副館長」夏梅珍女士，她是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的本科生，引導我們參觀解說的是當地的一位馬小姐。她首先帶我們進入右邊的展覽廳：「廣陵潮—

一興盛的漢代揚州」，除了以許多彩色圖片、地圖等，說明敘述漢代廣陵國相關的人物（如：劉濞、董仲舒、劉細君、張綱等）、地理位置、歷史發展外，還順便介紹位於邗江甘泉山的漢墓：「妾算書」之墓，出土了帶有銘文的「昭明鏡」、「銅縷琉璃衣」、「妾算書」龜鈕銀印篆書……等等，證明墓主是一位相當於列侯的「女官」^④。展出的文物則是墓中出土的物品，廳內寬敞且光線充足，馬小姐首先介紹說：揚州在西漢為廣陵國，東漢時廢國建郡；當時分封到此地為王的，是漢武帝劉徹（156B.C. — 87B.C.）的第五子劉胥，劉胥做了六十四年的諸侯王，後來因為涉嫌「謀反」而自殺，但是根據墓葬的規模形式，劉胥雖涉「謀反罪」而自殺，顯然罪名沒有成立，朝廷並沒有降罪，因此纔有可能享受「黃腸題湊」式的墓葬，大概她們已經認定此墓為劉胥之墓，所以纔如此解說。其中比較有趣的是：「長臂猿木雕」，在一塊木頭上雕刻了一隻長臂猿猴，屈著兩腳而手臂前伸，好像一般人跪拜的樣子，馬小姐說這隻猴子可能是廣陵王夫人喜歡的寵物，應該早就死了，所以纔雕刻木像陪葬。「三叟戲樂俑」，陶製的人像，三個老者各自拿著不同的樂器彈奏，一副陶醉滿足、其樂融融的模樣，非常可愛。另外就是全套的「沐浴用具」，原來漢代的人已經穿起三孔木屐了，以前還以為穿那種走起路來吵死人的東西，是日本人的專利呢，哪知還是我們老祖宗的傑作！「浮石」就是他們的「肥皂」，而且是坐在板凳上淋浴，由於有銅燈，可見他們在天黑以後，猶有洗澡的行為，漢代人看起來還蠻愛乾淨的嘛！至於具體而微的「鐵鋤頭」、「鐵鏟犁」、「石磨」，和今天臺灣所見的實物並沒有什麼大差別。並有發射弓箭的「弩機」、移位用的「銅輪」等，「銅輪」是放置在一號墓棺柩下，以便移動、轉彎，如果沒有實物出現，恐怕那些具有「疑古癖」如錢玄同（1887-1939）等一類的人，又要懷疑這些現代人還在使用的東西是從西方傳進來的了，不過有實物為證，到底還是比較具有說服力，考古固然不是純粹歷史研究，然而出土的東西卻可以改寫某些患有強烈「民族文化自卑症」者心中建構的假歷史，而達到「證偽」的效果。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歷史事實與對歷史事實的解釋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解釋並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實，有部分的歷史解釋，的確是有人為了某種非學術的理由，而刻意

^④ 有關「妾算書墓」相關諸事，除馬小姐解說外，又參徐良玉、周長源、吳煒：〈甘泉「妾算書」西漢墓〉，吳煒編著：《考古拾零》（揚州：揚州博物館，1999年9月），頁62-63，原刊《文物》1980年第12期。

「製造」出來的。另外就是一些有刀刻文字（如：「廣陵船官材板廣二尺四」、「廣陵船官材板廣四尺厚十寸長丈四尺」……等）或墨書文字（如「北門東植」、「六十二年八月……」等）的木板，其中「刻板」最值得注意，既然知道在木板上刻字，又早就有刻反字的印章，變成反字的「木雕版」應該不會太難，然則何以要遲到隋、唐之間纔發展出「雕版印刷」？是否在這之前已經有人嘗試過印刷之事，只是因為年代久遠而無實物留存？或者真的要再經過六、七百年的發展，纔發現「雕版印刷」的技術？這恐怕只有期待他日出土文物的證明了！馬小姐說「船官」可能是為王室管理舟船的官，「船官材板」既是「船官」供應的，有可能就是造船用的木料；另外還有「食官」是主與飲食相關的事，包括四時節日在帝王陵寢「上食」祭拜之事；「尚浴」則專管沐浴用具諸事的屬官。

馬小姐接著帶我們到「主展覽廳」，門前是四根仿漢白玉的水泥柱子，門上掛著「王陵地宮」的橫匾，看起來氣勢恢弘，因此大家就在門口合照。此廳分前、後廳，進入「前廳」，首先看到一幅描繪廣陵王生活的「浮雕」，左右則放置一些出土文物，包括「金縷玉衣」的玉片、五銖錢、麟趾金、銅鼎、玉器、箭鏃……等等，馬小姐說一般的「金縷玉衣」大約有二四八〇塊玉片；「後廳」則模仿一號墓墓地的實景，因此除了介紹性的玻璃幻燈片和放置在四周展覽的出土文物櫃（有弩機、陶俑、木俑等）有燈光外，沒有其他的光源，因此顯得比較黑暗，地面也分作兩層，上層地面圍繞著中間下層的墓道與墓室，在最盡頭處有一個發現此墓的高郵天山鄉神居山的全景幻燈片，標明四座漢墓出現的位置。馬小姐帶我們下去墓室，此墓深埋地下二十四公尺，在「墓道」旁發現兩根松樹幹作成的梯子，馬小姐說這是盜墓者遺留下來的東西，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了，因為根據專家考證，這座墓可能是在隋以前就被盜了，因此這個「盜梯」也是個古董。因為沒有燈光，黑暗中只能藉著上層幻燈片微弱的餘光，模模糊糊的看到許多木材推成的四方形的墓室，這是一座「以木代磚」建造成圍牆的墓室，「黃腸題湊」的意思，《說文》曰：「題，額也。」段《注》：「引申為凡居前之稱。」《說文》云：「湊，水上人所會也。」段《注》：「引申為凡聚集之稱。」^④即整根樹幹的頭部皆集中內向拼湊而

^④ 見〔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民國〕王進祥句讀、王秀雲音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年3月影印經韻樓本），第9篇上，頁3a，總頁421；第11篇上2，頁22b，總頁561。

成的結構，謂之「題湊」；「黃腸」則指黃心內蕊的黃柏木，「黃腸題湊」指以木頭向內的黃柏木堆壘而成的棺室。《漢書·霍光傳》：「光薨，〔……〕賜金錢〔……〕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璧珠璣玉衣」，顏師古《集注》引《漢儀注》曰：「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要以下玉爲札，長尺，廣兩寸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這就是出土的「金縷玉衣」；「黃腸題湊」，顏《注》引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④這是古代一種比較特殊的葬制。不過一號墓用的木頭不是黃柏，而是楠木，因此在每根木頭兩端的中心部位，皆嵌入一塊五立方公分的黃色小木塊，這些「題湊」的木頭共有八五七根，每根的長度是九十四公分、周長是四〇公分，構成了一個深二·四八公尺、周長四五·九四公尺的方城——「繡牆題湊」。「題湊」是外槨，在外槨與「梓宮」（放棺材的棺室）的兩側，有迴廊式的「外藏槨」，寬約一·六、七公尺，總長有四十多公尺，兩端各有單扇門，其中大概可以劃分成十五個單位，裡面藏有大量的俑人。另外還有「中府」和「內戶」各五間，也多設有單扇門，出土的用具，就是分門別類的藏在這些房間內。「內槨」分爲二室：「便房」（前室）有八·二五平方公尺，前有單扇門兩重、「梓宮」（後室）有一四·五五平方公尺，有雙扇門一重。馬小姐說這些木頭都有朱漆書寫的題記，標明其名稱、位置、編號、尺寸等；另外「題湊」的木頭與木頭之間用榫卯嵌合，全部融成一個整體，看不到一絲細縫。每根「題湊」的尺寸大小不同，四面相接的榫口高低亦有一定之次序，整體結構有如一個嚴密的積木，堆放的次序固定，因此當初找不到最後一根放入的木頭時，根本無法拆解；復原時放錯一根木頭，就無法繼續工作，不過由於每根木頭皆做有標記，所以破解最後一根木頭後，拆解與復原的工作並沒有太難。

離開一號墓後，馬小姐帶我們出「主展覽廳」後往左邊走，經過一片還沒有充分開發，雜草叢生中，栽有一些桃花的野地，然後到一處被樹木包圍，看起來像庫房的地方，房門是漏空式的鐵捲門，大門深鎖，可以看到裏面堆了一大堆的木頭，馬小姐說這些就是二號墓拆卸下來的「黃腸題湊」，由於種種原因，因此還沒有復原。不過我倒覺得奇怪，因為根據揚州市政府的資料，在九三年已經撥給人民幣二

^④ 見〔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集注：《漢書集注·霍光金日磾傳》（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1月影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冊，卷68，頁2948-2949。

十五萬元的經費，作為建造二號墓展示廳、復原二號墓木槨之用，何以直到七年後還沒有動工完成？當然這不關我們的事，只是有點可惜而已。馬小姐僅能在門外指出部分曾遭焚燒的木頭，因為無法進入參觀，所以很快就往回走了^{④⑥}。

接著到另一處（左邊）展覽廳，裡面還沒有完全擺設好，主要是陳列一些漢代人生活起居的情形：「漢宮秋韻」，如屋內的擺設、文房四寶、琴棋書畫等等，門邊則有一個販賣紀念品的「專櫃」，大家對櫃中擺設的「木俑」與「廣陵王璽」較有興趣，但是對價錢則有一些意見，後來找到夏副館長，纔解決了這個問題。夏副館長說：「木俑」是利用一、二號墓中剩餘的楠木雕刻的，由於木頭有限，因此只製作近百個，在九二年五月三日舉行開放參觀典禮時贈送給與會貴賓之用，現在已所剩無幾。的確在我們搶購以後，「木俑」僅剩下個位數了。另外「廣陵王璽」是在另一處漢墓出土的，該墓位於揚州西郊十八公里處的甘泉山，現在屬邗江縣甘泉鄉。是甘泉磚瓦廠挖土時發現的，南京博物館在七五年和八〇年曾進行過兩次挖掘，根據出土的「雁足燈」上的「山陽邸銅雁足長燈建武二十八年（52）造比十二」的銘文，考定此墓為廣陵王劉荆夫婦之墓，墓也被盜過，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邗江縣甘泉鄉農婦陶秀華，在墓旁南邊的雜土磚堆中發現了陰刻篆文「廣陵王璽」的金印，金印高二·一二一公分、重一二二·八七公克，龜鈕方臺，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唯一漢代諸侯王金印，現藏南京博物館。這個金印的出土也解決了一件歷史的疑案，因為它和日本在一七八四年出土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無論是形制、刻文、鑄造技藝都相同，所以不但證實日本出土的金印為真物，同時也證實了《後漢書·東夷傳·倭》所言「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的記載為歷史事實^{④⑦}，所以說考古對歷史的證明，其功甚偉。專櫃內銅製鍍金的「金印」就是完全仿照甘泉東漢墓出土的龜鈕「金印」製造，在全中國除此地外，絕無此物，所以非常難得，而且價錢合理，

^{④⑥} 以上有關「天山漢墓」的種種資料及說明，除了來自馬小姐細心、認真的解說外，還參考了以下諸處的資料：夏梅珍等：《博物館簡介》（揚州：漢廣陵王墓博物館）；梁伯泉：〈高郵天山西漢廣陵王墓〉，吳煒編著：《考古拾零》，同註^{④③}，頁47-50，原刊《文博通訊》第32期（1980年8月）；《揚州文化志》，同註^{④⑨}，頁416-417、頁510；潘寶明：《揚州名勝》，同註^{④⑩}，頁132-133；王鴻：《揚州散記》，同註^{④⑪}，頁53-54等。

^{④⑦}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注·東夷傳》（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9月影印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第4冊，卷85，頁2821。

因此勸我們不妨買一個做紀念^{④⑧}。在夏副館長的精神感召之下，幾乎每一位臺灣去的人都買了一個，蔣秋華學長不但自己買，還幫因為腰痛而無法前來的周昌龍、以及不知在忙什麼而未到的詹海雲各買了一個。由於時間有限，因此無法再參觀這一片廣達二七〇〇〇平方公尺的園林式設計的其他景物，如：「風亭思古」、「曲江垂釣」、「弩機射擊」、「神居望月」等等景點，就又匆匆的搭乘原車離開。

4. 古揚州城

離開博物館前往「唐城」舊址，車子經由「相別路」到達平山鄉「堡城」中的十字路口，揚州市郊區學習文史委員會和揚州市郊區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杜道遙先生上車說：根據專家的考證，此地（揚州西北郊區的蜀崗上）就是唐代「衙城」的舊址，街道的寬度約一〇公尺，千年來街道並沒有什麼大變化，現在的位置就是唐代的十字街口，街道北端的「城隍廟」，是唐代「揚州大都督府」所在地，因為時間的關係，無法讓大家下車，就近講解說明，因此就在車上作簡單的介紹，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做比較詳細的考察。大約做了十五分鐘的介紹後，車子繼續前行，經過「堡城」東南邊的「相別橋」，王小盾教授說這個橋的名稱有幾種說法：一說：相傳這是西漢董仲舒（179B.C. — 104B.C.）當廣陵王相，當他要離開時，廣陵王親自送別到此橋纔停止，故稱「相別橋」；也有人說：因為古城來往的商旅及官員，多以此橋為相送告別之處，所以叫「相別橋」；又說：因為「相別」與「象鼻」的聲音很接近，因此鄉民就以訛傳訛的稱為「象鼻橋」；還有一說：因為橋北的大池塘形狀有如大象的身體，而橋面橫跨的水溝宛如那頭大象的長鼻，因此稱為「象鼻橋」，王教授又說也叫「牛頭橋」。此橋屢建屢毀、屢毀屢建，直到清宣統三年（1911）修建為寬五公尺的單孔石板橋面，長度為十八公尺，現在的橋面大致就在這個基礎上修建的。此橋是從「堡城」東南方離開「蜀崗」必經之地，所以地位非常重要^{④⑨}。

^{④⑧} 有關「甘泉漢墓」諸事，除夏副館長之說解外，又參考《揚州文化志》，同註^{①⑨}，頁495；紀仲慶：〈甘泉東漢廣陵王墓〉，吳焯編著：《考古拾零》，同註^{④③}，頁95-96，原刊《文物》1981年第1期。

^{④⑨} 「相別橋」相關資料，除王小盾教授之解說外，又參考李家寅編著：《名城揚州紀略·相別橋》，同註^{①⑨}，頁98。

車子再經由「西華門路」到達建在唐代「衙城」遺址西南角的「唐城遺址文物保管所」——「成象苑」前面的停車場。這時已經下午四點多了，由於四面空曠，野風甚大，旁邊正有一位父親帶著小朋友在放風箏，因為風太大，所以一直無法升空。從停車場向北望去，經過一條小河上的水泥橋，然後是一大段的臺階，臺階盡頭是一個長方形的大門，門上橫額有字，因為太遠看不清楚，大門的兩邊建有兩座仿唐式建築的「城樓」（城闕），城樓向兩方延伸的城牆上，正插滿了各色的旗子，在風中招搖晃動，如果在城下，應該可以聽到落落作響的聲音，城牆和小河之間的空地上，除種有松樹、桃樹外，還有一些不知名的花草樹木；小河是唐代護城河的舊址，現在則作為淡水養殖場。杜道遙先生說「唐城遺址文物保管所」五點就關門，故無法帶我們進入參觀，因此就在停車場介紹說明「舊揚州城」的沿革與發展，參考他和趙葦航教授的說法及相關資料，可作如下的敘述：

揚州最早可以從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築「邗城」於「蜀崗」算起，其後西漢初年的吳王劉濞（213B.C. — 154B.C.）將之擴建為「廣陵城」，隨後因長江水道南移，「蜀崗」下的沖積平原逐漸向南擴大，西晉、東晉、南朝的「廣陵城」也跟著向「蜀崗」以南發展。隋代曾在此建有「江都宮城」，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爆發「安史之亂」，大批北人南下，揚州於是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經濟都會區，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開城濠、築城牆；唐僖宗乾符六年（879）高駢「繕完城壘」，經過唐末、五代的兵燹戰亂，雖有五代初期的吳王楊行密（？-905）築城之事，然「揚州城」依然被破壞殆盡；直到後周顯德五年（956）周世宗攻下揚州，令韓令坤權知揚州，乃築小城以治之，是為「周小城」；顯德七年（960）李重進鎮揚州，復改築周長十二里的「州城」；宋統一全國後，即沿用周小城為城（即「宋大城」）。清代開始有人注意考察唐代古城的遺址，得到「聯『蜀崗』上下以為城」的結論；三〇年代劉師培（1884-1919）、羅振玉（1866-1940）等曾收集、考證揚州出土的唐人墓志，以考察唐代古城的情形；抗日期間日本人安藤更生考察揚州城址，撰有《唐宋揚州城的研究》一書；中共政府在八六年組成「揚州唐城考古隊」，從八七年起進行「唐城遺址」的調查挖掘。結論是：唐揚州城包括「子城」與「羅城」兩部分，城周二〇公里。「子城」建在「蜀崗」上面，置「羅城」於控制之下，是為官府衙門集中區，亦稱「衙城」、「牙城」，是在前代舊城的基礎上修造而成的，四面各開一門，城內設「十字街」貫通城門，剛剛停車的十字路口，即此舊街口；「南門」即「正陽門」，王小盾教授說又叫

「亢龍門」，是主要城門，即經過「相別橋」之路，是唯一與「羅城」相通的城門，西門稱「西華門」，有五〇年代立的石碑；「羅城」位於「子城」東南方，建在「蜀崗」之下的沖積平原上，一稱「大城」，是一般居民與商業活動區，北起「觀音山」（「牙城」西南端），共有十一座城門，配備水（河道）、路（街道）交通兩套系統。其「北牆」建在唐代早期的墓葬上面，可知「羅城」築於唐代中、晚期，廢於五代末期。另外「宋代揚州城」經過八七年到八九年的探勘挖掘，結論是：「宋代揚州城」是由三個互不相連而又關係密切的城圍成，即北邊的「堡城」（寶祐城）、南邊的「大城」和中間的「夾城」，分布範圍大致與唐城相同，呈現一個「呂」字形。宋三城是在遭受破壞的唐城基礎上修建的，南宋以後，揚州成為國之北門，因此數度增建：最先是令呂頤浩修揚州城，接著建炎元年（1127）修「宋大城」；乾道、淳熙年間（1165-1175）郭棣認為「蜀崗」上的唐「子城」居高臨下，可以防禦金兵，於是在廢墟的西半部修築「堡寨城」，又名「堡城」，改北宋揚州城為「大城」，不久又在兩城之間修築「夾城」，並疏浚淤積的兩城濠，三城南北串通，揚州於是成為三個相互支援的軍事防禦城圈；為了防止元軍進攻，寶祐二、三年（1254-1255）賈似道（？-1275）又對「堡城」進行大規模的修建，並取名「寶祐城」，此地遂成為南宋軍事重鎮；咸淳（1265-1274）年間李庭芝又在「寶祐城」西邊加築「平山城」。「大城」位於今揚州市區，約當唐代「羅城」東南部分；「堡城」在今揚州市西北二公里的「蜀崗」上，亦稱「堡寨城」、「寶祐城」，就是剛剛經過的「堡城」；「夾城」位於「堡城」與「宋大城」之間，城濠至今猶存，其東牆北端曾發現南宋駐軍「武鋒軍」陰文磚銘。

唐代古城牆的遺址大部分已經考察清楚，多數也清理出來，尤其「蜀崗」上「堡城」周圍的唐代遺址，大致保持完整，因此在九六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化保護單位，並且向聯合國申報為世界重要遺產，正等待聯合國世界文物保護單位審查通過。現在看到的城牆是九二年根據唐代城牆遺址修建的，「唐城舊址博物館」——「成象苑」。其旁即「觀音山禪寺」，寺東有「迷樓」，據說是隋代「迷樓」舊址，宋代建「摘星寺」，後稱「摘星樓」；明代崔桐（正德12年〔1517〕進士）改名「鑑樓」，取以隋煬帝為「前車之鑑」的用意，九三年重建。至於「唐城遺址文物保管所」原在七九年十二月建於揚州北郊蜀崗觀音禪寺東側，八〇年四月正式對外開放；八四年遷至現址重建，八七年動工，九〇年十月落成，是為「成象苑」，主展廳為仿唐建築，稱「延和閣」，又有「樞星門」，苑南則沿「蜀崗」南緣建仿

唐闕樓和城牆，就是剛才遠遠看到的門樓與城牆^⑤。

5. 不速之客

車子順著「西華門路」前行，王小盾教授說這條路就是沿著唐代古城牆遺址而建的，現在車子正走在城牆邊，車子右邊高高的丘陵地，就是「蜀崗」，不要看現在是種了一畦畦茶和菜的菜圃、茶園，事實上在唐代這裡可是人煙稠密的熱鬧地區呢！現在則是以產「平山茶」著名，屬平山鄉政府管轄。接著車子轉入「平山堂路」，再右轉進入「念四橋路」，然後停在「久洋漁具有限公司」內，據說這是臺灣臺中來的商人盧漢基和俞廣寬先生投資的工廠，專門生產「釣魚」的用具。揚州市郊區委員會副主席劉秀華女士等人已先一步到達，帶大家進入會議室，首先說明「揚州市郊區政府」之意，她說揚州城郊地域遼闊，包括「廣陵」與「郊區」：揚州的中心部位就是「廣陵區」，也是舊城區；在護城河之外、環繞「廣陵區」即是「郊區」，也就是新開發區，現有人口十三萬五千多人，面積有一三二平方公里，轄有八個鄉、鎮、場，六十九個行政區，九九年的經濟生產總值有二十四億多人民幣，以提高工業發展為目標，由於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影響，所以景氣不是很好，現在主要以勞力密集的工作為主，希望能夠引進高產值的工業。並將以往公營的事業加以改制：或賣給私人經營、或訂定租賃契約、或變成股份制，以增加生產能力。大陸將產業分成三類：一產指「農業」；二產指「工業」和「建築業」；一、二產之外的即為「三產」，現在以發展「二產」為重要。目的是提高人民經濟、文化的生活水平。幾位大陸的朋友對臺灣的總統選舉特別感到興趣，又問及大家對李登輝總統的看法如何？林慶彰先生說李登輝總統對臺灣的政治民主化有相當大的貢獻，

^⑤ 有關揚州城的歷史沿革、考古挖掘諸事，除趙葦航教授、杜道遙先生之說明外，又參考下述諸書而成：李家寅：《名城揚州紀略》，同註^⑨，頁 46-51、頁 67-81；《揚州文化志》，同註^⑩，頁 414-416、頁 490、頁 492、頁 520；潘寶明：《揚州名勝·唐城遺址博物館》，同註^⑪，頁 134-135；王鴻：《揚州散紀·唐城遺址》，同註^⑫，頁 60-61。王勤金：《江蘇省志·文物志》（1998 年 5 月），頁 54、王勤金：〈唐羅城南門遺址〉，《中國文物報》1993 年 11 月 21 日、揚州城考古隊：〈宋三城揚州遺址〉，《考古》1990 年第 7 期、楊柏明：〈宋大城西門遺址〉，《中國文物報》1998 年 12 月 6 日等，以上四文收入吳煒：《考古拾零》，同註^⑬，頁 7-22。另外有關揚州城的沿革、唐代揚州的面貌、唐代詩人對揚州的印象等等，可參考李心怡：《唐詩中的揚州形象》（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6 月）一書所論。

尤其總統直選制度的確立，更是中國人幾千年來作夢也想像不到的事：可以自己投票直接選出國家領導人。至於總統選舉，雖則起初三強鼎立，看不出明顯的差距，不過在三月十八日投票結果，可看出臺灣南部陳水扁家鄉附近，對陳水扁的肯定，領先其他兩位甚多，陳水扁因而當選。劉女士後來帶大家參觀工廠的作業情形，工作的大部分多是十七、八歲的年輕女性，就和我小時候在高雄臨海加工出口區或楠梓加工出口區遇到的情形一樣，淹沒在可怕的女人堆中。工廠的範圍甚為寬廣，水泥道路或廣場旁的泥土空地上，多種上花草樹木，大概有松樹、玫瑰及一些不知名者，環境整理得相當乾淨。接著帶大家進入餐廳用晚餐，餐廳分兩間，家具和擺設都是木製品，相當雅致。劉女士說此地主人因為工作太忙的關係，所以無法陪同我們用餐，不過我還是覺得太奇怪了，是否此地主人不歡迎這類的騷擾呢？

6. 揚州夜市

由於第二天就要離開揚州市，所以晚上各自活動，我是順著揚州大學門前的「四望亭路」往南走，走到底是一條丁字路口，「四望亭路」的盡頭面對的是一個彩色噴泉，噴泉的周圍有人擺設了一些兒童的電動車、遊樂玩具，正有不少父母帶著孩子玩得不亦樂乎！向噴泉左右各延伸一百多公尺，就是揚州夜市所在，大約有幾百個小攤販，販賣各種日用品、玩具、衣服、畫軸、漆畫、食物、海盜版的錄音帶和 CD 及 VCD ……等等，和臺灣的夜市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同樣是吆喝聲刺耳，鬧哄哄的，人擠人，討價還價，不過最特殊的是賣玉石和小飾物的攤子特別多，還有看不到一家賣書的攤子。賣玉石的人多，當然與揚州自古以來喜好玉石的風氣有關，但是沒有賣書的攤子，倒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因為揚州不但自古文風甚盛，清代乾嘉以後更是全國學術的重鎮，怎會淪落到現在如此不重視文化的地步？毋怪前日晚間會聽到那位年輕書店主人說那樣的話了，嗚呼！孰令為之？孰能救之？感慨無用，還是現實一點的選取自己所需吧！最後選了一幅「兒童放牛圖」的掛圖和一幅「旭日東昇圖」的漆畫，又進入一家「百貨公司」閒逛，發現公司內展示的產品，除了和臺灣差不多的外洋產品外，有不少大陸當地的特產，例如絲綢、毛製品等，選購了兩條絲綢圍巾作紀念，就回「虹橋賓館」，結束這次揚州的探訪之旅，上床儲備明日的活力去了。

六、探訪南京

四月九日

(一) 再見揚州

早上八點三十分左右，在揚州大學祁龍威教授等一大批前輩和朋友們的送別聲中，帶著滿懷的友情及滿旅行箱的紀念品，甚至包括每天送到房間吃不完的不同水果：草莓、香蕉、蘋果等，乘坐「蘇 K01855」中型巴士，揮手離開懷念的揚州，謝謝他們這幾天來的殷殷招待，希望明年他們來臺灣開會時，也能讓來參加會議的朋友們有同樣的感覺。汽車往西走，經過「長江大橋」進入南京市，橋面寬約二十幾公尺，離江面約有一百公尺吧？反正非常壯觀，大橋上有不少人挑著行李走路過橋，也有站在橋上觀看過往江輪的觀光客，靠近南京一端的橋頭，有一些人手上拿著瓦楞紙做的紙牌，上面用紅筆寫著「領路」兩個大字，司機先生說因為南京的市區頗大，外地來送貨或載貨的車子，有時不知如何到達目的地，因此當地熟悉地理的人就權充引路客，帶這些外地人找到地點，因地點的不同，每一趟大約收人民幣二元到十幾元不等，這個行業在臺灣倒沒有聽說過，大概臺灣的城市太小，而且一般人都蠻「愛管閒事」，所以問路絕不成問題，因此沒有人想到利用這種方式賺錢。

(二) 書店之旅

車子在十點三十分左右抵達南京大學在廣州路十八號的「南苑賓館」，南京大學中文系的張宏生教授，已經帶著他的博士生張雁等著我們，我們先將要贈予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大套《越南漢文小說》、《十年有成》等書交給張教授，接著經由張教授的安排入住賓館，我和蔣秋華住進三二〇三室，張教授並告知我們臺南成功大學的張高評教授及其夫人已先一天住進「南苑」。「南苑」的格局是：大門後隔三、四公尺又有一個小門，兩個門中間的房間，一邊是服務臺，另一邊則有一間辦

公室，其他空間放置桌椅，作為接待廳使用；小門外是個種滿花草樹木的小庭園，中間有一個用太湖石堆疊而成的假山噴泉，正前方的房屋大概是員工宿舍，左右兩邊各有一棟三層樓的客房，我們就住在右邊的樓上；大門前面右邊是網球場、左邊是女生宿舍、中間是一條水泥路，大約曬衣服的地方不夠，或有其他顧慮，幾乎每一個窗戶外都掛滿了各式各樣的衣服，順著水泥路往前走，右轉出大門，就是廣州路；「南苑」大門左轉，也是一條水泥路，上次來時還在修水溝，現在已經看不出痕跡了，路的左邊有福利社、洗衣房、餐廳、澡堂、燒熱水的蒸氣室，順著路走就可以進入校區。安頓好以後，張宏生教授和張雁小姐帶我們到一家新開的書店，書店在廣州路十二號二樓，叫「先鋒書店」，店面約有四十多坪，擺設整齊、分類清楚，文史哲相關書籍也很多，結帳以電腦掃描列印，相當先進，可惜沒有郵寄的服務，讓我們非常為難，後來林慶彰先生提到可以請南京古舊書店代寄，大家纔放心選購，本來看上一套《陳獨秀全集》想買，後來覺得要請「古舊書店」寄書，大套書應該到那裡買比較好，因此沒有買，誰知古舊書店竟無此套書，所以至今引以為憾；和我相同境遇的是金培懿，當我們到書店的路途中，經過一家服飾店，看到一件非常合意的衣服，準備買好書後再回來買，哪知回來時，發現那件衣服已經不見了，詢問老闆，纔知道已經被買走了，這免不了又要嗟嘆一陣子了。所以決定任何事最好能劍及履及，心動則應馬上行動，以免有時不予我之痛。

中午由張宏生教授做東，請大家在南京大學招待所餐廳用餐，其中有一道比較特殊的菜：「爛燉老鵝」，是將整隻鵝與馬鈴薯、八角、辣椒、老薑、醬油等一齊放入「快鍋」中燉之，本來大家覺得鵝肉太老了，現在居然還用「老鵝」，豈非存心陷害牙齒，後來發現燉出來的鵝肉又香、又嫩，因此一掃而光，可證想像的事絕對不能用來替代事實。

下午，大隊人馬分成兩批，一批由賴貴三領軍，前去參觀明孝陵、中山陵；另一批則將早上買的書送到南京古舊書店，因為沒有帶名片，一路上被那位年輕的計程車司機埋怨個不停，還好書店就在路邊：太平南路二二〇號，很快就找到。整個下午就泡在書店中買書，林先生、秋華和我還到二樓幫圖書館和「民國初年經學書籍提要計劃」選購線裝書，不過店內的服務人員告知，線裝書不能郵寄，必須自己隨身攜帶，這就難倒我們了，因為不知選的書是否有副本，也不能確知圖書委員會是否同意購買，所以不可能馬上付現帶走，最後還是先預定下來，再想其他辦法，最不得已則請南京師範大學的鍾振振教授六月份來本處訪問時，順便帶來。

(三) 晚宴瑣談

晚上由南京大學周勛初教授及夫人做東，出席的還包括張高評學長及大嫂，南京大學則還有：張宏生、姚松、程章燦、莫礪鋒、趙憲章、劉俊……等近十位教授和研究生，周教授還記得當年他到本處訪問時，我問他有關汪精衛（1883-1944）軍隊協助農民收割農作物之事的看法，不過他還是認為不管汪氏為中國百姓做了什麼，其與日本人合作，喪失中華民族的立場，絕對是個不能原諒的錯誤。不過我還是認為對老百姓而言，給予安全的生命保障纔是最重要的。一個政權如果能符合這個條件，老百姓是不大會去管什麼「民族大義」的。孟軻（372B.C. — 289B.C.）不早就說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梁惠王上篇》）；一個政權如果連讓老百姓維持生命的基本要求都做不到，恐怕老百姓也不會因為「民族大義」，而甘願放棄尋求更好生活的機會，《詩經·魏風·碩鼠》不就是顯例嗎！因為政權是為保障全體人民的福利而存在；人民絕對不是附屬於某一政權的工具，更不是為了保障某一政權的少數特權分子而存在，所以我還是肯定汪偽政權為民服務的考慮與熱心，即使他是一時的權謀之計，即使他是個知識分子眼中的賣國賊，但是老百姓的確受到照顧，在那個時代的中國，有幾個政治人物能有如此的考慮與作為呢？在那種場合當然不好辯論這類敏感的問題，以免影響胃口。周教授又送給我們每人一本《胡小石研究》，周教授是胡先生的學生之一，胡先生是民國初年的學者，生於一八八八年，六二年病逝。主要以古文字學、書法、《楚辭》、文學史的研究見長，對於聲韻、訓詁、群經、史籍、諸子、佛道、金石、詩歌、詞曲、小說也有自己的見解。中共建國後，胡先生一直在南京大學服務，他的學生因此在他一百一十一歲冥誕時，除了以前整理出版的《胡小石論文集》（1982年）、《胡小石論文集續編》（1991年）、《胡小石論文集三編》（1995年）外，又出版此書以為紀念。在今天經濟掛帥、個人利益優先的社會，這種尊師的情操，令人感動。

席中莫礪鋒教授對我最近的粗淺研究：〈臺灣近五十年來的詩經學研究〉特別感到興趣，因而論及兩岸在傳統文化傳承的教育上重視的程度。我說：根據我親身的經歷與研究的瞭解，臺灣固然和大陸隔絕一百多年，但民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

承教育一直沒有間斷過，現在的讀經班、讀經會等等，都不是突然出現的，事實上早有淵源，只是一般人不太注意而已；另外蔣介石（1887-1975）時代提倡以儒學作為教育基本內涵一事，固然有其政治上的需要，但也不能否認他提倡的效果，直到現在還發生某些正面的作用，這是臺灣在文化傳統教育上優於大陸之處。大陸的教育以往不但不重視文化傳統，反而有「去之而後快」的不正常態度，現在固然已開始重視傳統文化教育，但是幾十年來污衊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負面宣傳，根深蒂固的深藏於一般大眾的潛意識中，這種潛意識讓多數人有身為中國人是一種不幸與恥辱的感覺，表現出來的就是不少人千方百計的要擁有外國國籍或居留權，並且以此為榮，即使受到強烈的種族歧視、繳交高額的稅金也甘之如飴的非正常現象，這種現象除了經濟誘因外，恐怕不能不歸因於長期以來，強烈宣傳「瞧不起自身傳統文化」的教育，所引發的潛在心理的影響。大陸的教育首先要面對的恐怕是，如何消除這種長期以來「自我毀滅民族文化」負面宣傳的心理潛在影響，然後纔有可能恢復對固有文化的尊重與瞭解，如此纔有可能掃除傳統的惡習，發揚傳統的善性，引進適合的制度，重建中華民族的自信心，真正落實以身為中國人為榮的正常心理，當別人問你什麼是中國人時，纔能有信心的回答出自己的看法來^⑤，否則學來的洋槍大砲製造的再多再精、導彈的射程再遠再精準、再大再多的人造衛星升空，在我看來，也依然顯露不出中國人的真正特色，這當然不僅僅是大陸地區的問題，只不過大陸的情形特別嚴重而已。然不知他們對於這個「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教育過度焦慮」的批評私見，感想如何？

（四）南京郊區訪古

四月十日上午

1. 概述

^⑤ 有關「中國人特質」和儒家「人權」問題的討論，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美國芝加哥大學巴克人文學講座教授余國藩先生有精彩的討論，見其學生李爽學博士譯：〈靜觀其變——儒家思想與人權的展望〉，2000年6月26、28日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的專題演講。

八時十分左右由張雁帶領乘車前往參觀「南唐二陵」與「鄭和墓」，張高評學長夫婦也一起前往。未出發前，張宏生教授、鍾振振教授皆來送行，並表達無法陪同前往之歉意。車子經由「中華門」往南行，不久就脫離南京市區的富貴氣，開始進入兩旁種滿農作物的鄉間道路，這時候最大宗的田間作物就是「油菜」，到處都可以見到開著黃色花朵的油菜，小時候油菜是家中重要的食物來源之一，一般多種在住家附近的小圃，我經常是每天早晚提著小水桶，負責澆水的小農夫，當這些墨綠色的植物長到十幾公分高時，就會拔來炒，絕不會放著讓它開花。不過江南地區的油菜據說是用來餵豬，讓其開花則是準備收成「油菜籽」以為榨油之用。約經一小時左右的車程，到達一處山坡地建成的公園，有一個牌坊式大門的園林，大門前除停車場外，還有一個水池，水池旁則是綠油油平舖的草地，我們以為這就是「南唐二陵」所在地，車子因此向右轉進去，結果不是；車子再轉回公路，繼續往前走約一公里，纔發現路的右邊有一個小小的指標，順著指標是一條約五公尺寬的小路，進入約一百公尺就是「南唐二陵」的所在地，南京市政府設有「南唐二陵文物保護管理所」管理。

「南唐二陵」的主人是南唐「先主」（烈祖）李正論（徐知浩，888-943）及其皇后宋氏合葬的「欽陵」和「中主」李璟（916-961）和皇后鍾氏合葬的「順陵」。陵墓位於江蘇省江寧縣和牛首山南麓相連的祖堂山麓，兩墓相距約五十公尺，墓地背靠祖堂「天闕山」，面對著高高矗立的「雲臺山」，南邊有「吉山」，西邊則有「牛首山」，這是風水理論上所謂「背有靠、面有照、兩手還有抱」的「順椅狀」福地。這個福地顯然對南唐（937-975）沒有產生任何正面作用，因為「後主」李煜（937-978）很快就把江山送給趙匡胤（927-976）了，相信風水理論，以祖先屍骨做為後代獵取利祿工具者，應該可以由此事得到一點啟發吧！「二陵」是先被盜挖後纔進行考古挖掘的，是中共建國後第一次學術性的考古挖掘。陵墓在五〇年春天被盜，因而在五〇年十月到五一年一月由南京博物院女考古學家曾昭燏教授（1909-1964）主持挖掘工作，纔保住了部分文物免於被賣掉的命運，曾女士並主編《南唐二陵發掘報告》一書，五七年十二月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②。

^② 有關曾昭燏教授的考古學術成就，可以參考南京博物館編：《曾昭燏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一書。

2. 欽陵

從門口售票處進入一條兩邊種滿松樹的水泥小路，約一百公尺就到達「欽陵」，陵墓建在山坡下，墓前兩邊有用磚砌成的高牆，約有兩個人高，陵墓的入口上方建有牌坊，牌坊下有書寫「欽陵」兩字的漢白玉橫額，底下拱形墓門則有兩扇紅色的鐵門，進入墓中往前看，又有三個拱門，分成三個墓室，旁邊還有十個小的墓室，是放置陪葬的器具與陶俑之處，墓室全長二十一·四八公尺、寬一〇·四五公尺、高五·三公尺，前面兩個墓室是磚造的，後面的主墓室則用石頭砌成，長六·〇三公尺，寬五·九公尺，門是兩塊方形的青石版，門扉高二·二四公尺、兩扇門共寬二·四公尺、厚〇·一五公尺，並有帽釘六十六枚，門前左右各有一個全副武裝，頭上戴盔帽、身上穿梅花魚鱗甲、腳踏雲彩、雙手緊握長劍、面容傻傻的武士，站在兩邊守門，右邊一個左手在上，左邊一個左手在下，不知是否有特別的用意？門上還有兩隻後半身和屁股像狗的「龍」，一副窮凶惡極的樣子，伸爪向前搶著中間像大型三叉「鐵棘藜」的「火珠」，這些本來應該是彩色的，可能因為年代久遠，所以顯得斑斑駁駁的紅一塊綠一塊，它們的神力也顯然沒能發揮作用，看守的墓門不知何時被打壞了一半，只剩一半留在原位；放置棺材的地方，由六塊石版組成，旁邊雕有八條龍，左右對稱。墓中的牆壁上繪有彩色的畫，還砌有枋、柱、斗拱等，後室的頂部據說繪有「天象圖」，地下刻有「河川圖」，因為太暗了，無法看清楚。

3. 順陵

「欽陵」到「順陵」約五十公尺的小路，左邊是長滿雜草的松樹林，右邊則是長滿青綠小草的山坡地，散亂地放置一些石塊，並有一塊八五年一月五日「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委員會」立的長方形石碑，上面刻了〈重修南唐二陵碑記〉，記載兩座陵墓的挖掘、規模、形制及重要出土文物等。「順陵」墓門的樣式與「欽陵」完全相同，在右邊的牆角下放有幾塊斷裂的長方形石塊，石塊旁有「南唐二陵文保所」立的一塊「封門石」的石碑，說明這些石塊都是為了防止陵墓被盜，用來封死墓門的，但作用應該不大，陵墓還是被盜得一塌糊塗。「順陵」全長二十一·九公尺、寬一〇·一二公尺、高五·四二公尺，也有三個墓室，另有八個側室，全部都是用磚砌成的，沒有任何裝飾雕刻，主墓室的屋頂據說也有「天象圖」，可惜也無

法看到。棺床由四塊大青石版組成，沒有雕飾圖案，四周共有七個小龕，應是放置殉葬品之用。另外有一些刻有「千秋」、「萬歲」、「池騰」等文字的磚塊，這是「欽陵」沒有的。

4. 文物陳列所

出「順陵」往前是一條兩邊長滿雜草與松樹的水泥小路，路勢往下傾斜，路邊有一個涼亭，由於走和站了太久，大家都坐下來休息，只有賴秉忻和賴秉圻精力充沛，一路玩到底，成玲可真擔心他們摔跤呢！由涼亭再往前走約二十公尺右轉，左邊有一個死水池，水上正有幾隻鴨子悠閒的游來游去，對我們的出現毫不在意，往前則是一棟房子，走進一看纔知道是「出土文物陳列館」，屋內的牆壁上利用大型幻燈片介紹「南唐二陵」發掘經過、南唐歷史、出土文物及挖掘時的實景照片等，屋內另外展出了一些出土文物，由於墓被盜過，所有的陶器皆被破壞，只有陶俑最多，據紀錄有一九〇件，包括神怪、動物、內侍、宿衛、伶人、舞人等，其中舞女和舞男的陶俑相當可愛，兩個都是一手叉腰一手上揚，臀部有點彎曲，臉上一副笑咪咪的表情。另外「欽陵」出土了二十三片「玉哀冊」殘片、「順陵」出土了四十片「石哀冊」殘片，由「玉哀冊」纔確定古墓是南唐先主之墓，稱為「欽陵」，下葬於九四三年⁵³。

「陳列館」的後面還有一些房間，並有販賣部，可惜鐵將軍把門，也找不到服務人員，只好往回走，卻發現剛才鴨子游泳的水池旁，有位婦人正在池邊用池水沖洗青菜、雞肉和魚肉，當地大概沒有水井，也沒有自來水，利用那種死水池的水沖洗食物，如果沒有煮熟，或者抵抗力較差，恐怕不拉肚子也難，尤其是小孩子更是危險，不過在這種偏遠地區，看來也只有自求多福了。經由原路再往右轉，不久就到門口，纔發現售票處也販賣一些簡介「二陵」與「鄭和墓」的資料，當然就買

⁵³ 有關「南唐二陵」諸事，參考《南唐二陵簡介》（南京：南唐二陵文物保護管理所，1997年1月）；〈神奇壯觀的「地下宮殿」〉（沒有出版資料）；劉謹勝、劉詩編著：《江蘇碑刻·〈南唐烈主玉哀冊〉小釋》（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4年12月），頁113-115；羅宗真：〈南唐二陵〉，《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考古發現》編輯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頁425-427；孫維昌、黃海、徐堅著：《中華文明的歷史足跡——新中國重大考古發現記·南唐故主的永恆家園》（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9月），頁199-202。

了。廁所在售票處的後面，是典型的「坑道無門式」，和臺灣早期的廁所一樣，兩岸某些地方的一致性還是相當高的嘛！

5. 鄭和墓

接著前往位於牛首山南麓，江寧縣谷里鄉周村大隊附近的「鄭和(1371-1435)墓」，車子走出小路，開在兩旁種滿油菜的鄉下公路上，除了經過一些小鄉鎮，被一些房屋擋住外，一眼看去，一望無際的田野，油菜花的黃似乎一直蔓延到天邊，無窮無盡，受不了這種在臺灣從來沒有見過的景色之誘惑，於是請求司機先生在一處繁花似錦的油菜田前停車，好讓大家進入田中攝影留念，紅男綠女站在黃花中特別顯眼，自然的顏色對比，襯托出每位留影者快樂陶醉的臉龐。車子又經過一處小村，司機先生發現不對，趕快倒車轉進右邊的石頭小路，這纔發現小路旁的電線桿上掛著一個小木牌，寫著「鄭和墓」三個白色油漆字，真佩服司機的眼力，否則不知要走多少冤枉路呢！小路兩旁先是民房，接著房子越來越少，逐漸出現種有農作物的田地，路旁田地中悠閒吃草的兩頭水牛，聽到車子經過的聲音，不約而同的抬起頭來，瞪著一雙大而黑的眼睛看著我們，引起了賴秉忻姊弟一陣子的歡呼。車子最後到達山腳下的路，右轉向前約二百公尺，就看到一大片空地，空地前方有幾間仿古建築的房屋，空地旁豎立一塊「南京市人民政府」八二年八月立的「鄭和墓」石碑，大家就在這石碑下留影，走到房子邊，纔知道這是招待遊客的接待室與文物陳列室，今天顯然不是旅遊天，所以沒有人在服務。順著石碑旁的石版路往山上走，石版路的兩旁是蒼翠的松林，又遠離塵囂，環境非常幽靜，空氣更是清新，下山時還發現一對不知名的大鳥從我們前面飛過去，似乎不太怕人的樣子。離路口二十公尺處的路邊有一個涼亭，亭內有一塊南京市人民政府八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的〈重修鄭和墓碑記〉石碑，簡介鄭和的生平事蹟外，還說明重修此墓乃鄭和初次下南洋的五百八十周年之際，以此紀念其豐功偉績。再往上走就到象徵鄭和下西洋七次，共花二十八年的二十八級石階，臺階中有四處平臺，象徵鄭和到達的近四十個國家，每個平臺有七級臺階，象徵他七次下西洋。墳墓是純回教式的，也有七層，也是象徵鄭和下西洋七次吧？墳上有一排阿拉伯文，可惜看不懂，墳墓後的圍牆上，嵌有一塊寫上「鄭和之墓」的漢白玉石版。墳墓的南面是一塊丘陵地，東邊是祖堂山和牛首山，北邊是翠屏山，西邊是岱山和吳山，如果天氣晴朗，據說還可以遠眺長江，附近鄉民稱此墓作「馬回回墓」，墓後的山因此也叫做「馬回回山」，

墓前五十公尺處原遺留有一個巨型碑座，惜在八二年被砸毀，墳墓附近的鄭家村民，據說是鄭和墓守墳人的後裔，本不姓鄭，因為守墳才改姓，鄭和在南京的後裔還有三百多人，據說另有一位「黑大人海札兒」也葬在鄭和墓旁，不過現在已經蹤跡全無了。此墓於八一年勘查屬實，八四年十月起開始維修，八五年七月完工^④。

從回程的車內往右邊看，山上矗立著一座高塔，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那就是位於牛首山東峰南坡，因時間關係無法參觀的「唐塔」——七級八面的弘覺寺塔，只好等下次再來了。

6. 南京中華門

車子接著到達南京的「中華門」，首先看到的是彈痕累累的外城牆，這裡去年曾經來過，舊地重遊，因此沒有爬上城牆，只在城下參觀「瓮城」和「券門」。「中華門」原名「聚寶門」，民國十七年（1928）改今名。「瓮城」古稱「闔」，是圍建在城門外的瓮形小城，多為半圓形，是一獨立而自身完備的軍事要塞，因其形狀似古代的「瓮」，故稱「瓮城」；不過有人從其功能上設想，認為當敵人進入第一道城門後，若將城門關上，敵人就陷於兩道城門之間，有如「瓮中捉鱉」，故稱之。築於城門外者稱「外瓮城」、築於城門內者稱「內瓮城」，「中華門」有三道「瓮城」，這種多道的「內瓮城」，是比較罕見的設置。為達到「瓮中捉鱉」的目的，城牆內又設有「藏兵洞」，第一道城牆上下兩層共設有十三個「藏兵洞」，整個城堡設有二十七個，可藏武裝士兵三千人。「券門」是管制進出的大門，門上均有上下啓動的「千斤閘」和「木門」，作戰時「千斤閘」配合「瓮城」而關閉，於是形成「瓮中捉鱉」的效果。「瓮城」兩側建有馬道，可以騎馬直上城樓，城樓上現在設有書畫及紀念品販賣部。建造城牆的青磚，每塊長四〇公分、寬二〇公分、厚一〇公分，磚上並標明製造單位，大約來自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江西等五省的二十八個府一百五十二個州縣，另外還有一部、三衛、三鎮供應的磚。城堡內還有盆栽園景、販賣部等，我在城下的販賣部選購了一些和南京城相關的書籍，賴貴三和家人則到城門外的「長干橋」上攝影留念，還差點被誤認是無票進入

^④ 「鄭和墓」諸事蹟參見：仲躋榮、楊新華、劉謹勝、潘卓之等著：《鄭和》（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6月）；及沒有出版資料的〈牛首山下鄭和墓簡介〉。

者。雖然在城堡內很涼爽，但爲了趕時間到機場，不得不趕快離開，回去「南苑」打點行李。⁵⁵

七、賦 歸

回到「南苑」各自整理行李，每一個人都是大包小包的，雖然把大部分的書寄走，但一些想馬上看的資料，只好隨身攜帶，車子的後半部因此擠得滿滿的。行李裝好後，就在周勛初、張宏生、莫礪鋒、鍾振振等教授及張雁的送別聲中，於十一點四十分驅車離開「南苑」前往南京機場。在機場入關行李檢查時，海關人員似乎對詹海雲特別感興趣，他的行李居然兩次被要求打開檢查。免稅商店內有不少東西，於是有的買酒、有的買蠶絲圍巾、有的買煙，我則看上南京的「花生糖」，看起來似乎很好吃，買了十幾盒回來送人，自己也留下一盒享用，結果發現口味不合，只不知接受贈送者的感覺如何？這就給我一個教訓，下次在大陸購買食品，一定要先嚐試過，覺得口味適合纔買，不能光憑包裝而擅加想像，到底中國幅員廣大，各地欣賞的口味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我們搭乘的港龍航空 KA — 811 班機，於下午二點十五分開始在跑道上滑行，五分鐘後離地起飛，從空中往下看，除了道路、房屋、長江與一些小河流外，就是一畦畦開滿黃色花朵的油菜田，黃色的花叢在陽光下，顯得特別鮮亮，和散佈在各處的灰黑色建築物，構成明顯的對比。飛機逐漸往南飛，終於看不到黃花了。下午四點二十五分，飛機在香港國際機場著地，因爲目的地不同，張高評學長和大嫂就與我們分手，帶著四大箱行李，轉搭飛機回高雄。在辦理轉機手續，搭乘機場的電車時，沒想到劉玉國在揚州購買贈送的新背包，背帶居然鬆脫，還好反應快，不然裝在背包中的陶器、石頭、玻璃製品大概要報銷不少，路邊攤貨還是不能信任。接著搭乘國泰航空 CX — 402 班機，於十八點十五分開始滑行，三分鐘後升空，在飛機上只看到一條條兩旁矗立著明亮燈光的馬路，以及海上船隻稀疏的亮光，然後漸

⁵⁵ 「中華門」事蹟參見：葛曉音編著：《中國名勝與歷史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9月），頁393-396；〈世界最大的古城堡——南京中華門〉（南京：南京中華門管理所）；郁華編校：《秦淮風光》（南京：南京出版社，1995年9月），頁126-131；馬劍斌編著：《中華門》（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9年7月）等。

漸變淡變小，終於隱沒在黑暗中。十九點左右又開始看見亮光，高速公路兩旁的路燈，逐漸清楚而明亮，桃園中正機場終於出現在眼下，十九點三十九分飛機著陸。一出護照檢查關口，走進行李提領處，大家就迫不及待的各自打電話回家，因為忘了桃園和臺北的電話區域不同，必須加撥〇二纔會通，換了好幾隻公用電話，中間還誤導了一位女士，最後纔發現這一錯誤，終於撥通了電話。周昌龍有車子來接、詹海雲要自己走、賴貴三車子停在機場旁，所以他們拿到行李後就先行出關，林慶彰先生、秋華與我則直接回南港中研院，大約在二十二點四十分到家，真正結束這一次學術參觀之旅。

八、反 思

1. 揚州雖然是第二次重遊，卻發現還有太多與清代學術、或傳統學術相關的事物與資料，可以再進一步的探討。例如揚州園林、建築、戲曲各方面的表現，若深一層的思考，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清代揚州學派所以產生的外緣因素：經濟的繁榮、商人的參與。外緣因素至少對教育、出版、學術工作、戲曲創作、書畫藝術等，具有正面促進的作用。園林的空間設計也可以探討當時人的藝術心境，建築雕刻的內容，更可以探討當時人現實的追求等等。

2. 參觀漢墓對「黃腸題湊」、參觀古揚州城對揚州城的沿革、參觀平山堂對鑿真和尚促進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參觀泰州對王艮在當地的影響及他們對梅蘭芳的懷念、參觀高旻寺對紅衛兵的破壞行為和宗教力量的瞭解等等，均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書面的資料到底與親見實物不同。

3. 每到一處學術遺跡，或歷史古蹟參觀，總會發現一些在別處無法獲得的資料，有些資料還相當有價值，例如《廣陵春秋》、《揚州畫派研究》等書，對揚州學術研究某些細節問題的瞭解，頗有助益；又如《泰州學派學術討論會紀念論文集》，如果不到泰州訪問，根本不知道有此書，可見實地造訪的確對學術研究具有正面的意義和價值。

4. 回來作報告之際，纔發現僅憑簡單的筆記與個人的記憶，很難把當時一些重要的訪問談話、討論的意見、講解者的說明、參觀地點的特色……等等完全記住，所以下次一定要將相關的器材，如錄音機、數位照相機、錄影機等儘量帶齊，那麼整理出來的報告，對讀者將會更具有學術與瞭解的價值。

5. 參加學術討論會纔發現兩岸學者對學術會議不同的定位，我們覺得學術會議就是針對發表的論文進行理性的討論，與會者或提出不同的看法，或指出論文的訛誤，發表者可以根據發言，提出辯解，或接受而修改論點，因此出現批駁論文的意見，毋寧是正常且必要的平常事。不過部分大陸學者則將學術討論會定位為「學術聯誼會」，提交的論文也只是作為聯誼之用，並未將之視為嚴肅的學術成果，所以沒有論文也要求即席演講，因此完全不能接受與會學者的質疑提問，甚至因而拒絕發表，這是我覺得應該加強溝通之處。

6. 這次與揚州大學學術研究的合作計劃，兩單位完全站在平等的立場上合作，尤其揚州大學主動提出交通費各自負擔的共識，可說是兩岸學術交流一次重大的突破。由於臺灣經濟較大陸稍佳，每次邀請大陸學者來臺，負擔大陸學者的交通費幾乎成爲一種慣例，而這每每成爲主辦單位的一大負擔，近年來臺灣舉辦的學術會議越來越多，申請的經費不太可能不被刪減，尤其是共同合作舉辦學術會議，出席的人數較多，有些預定邀請的大陸學者，因爲經費不足而無法邀請，未免有遺珠之憾，這對兩岸學術交流當然是負面的，如果大陸的學術單位能夠向揚州大學學習，相信對兩岸的學術交流必有更正面的影響。

7. 幾次到大陸和各地民衆接觸，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大陸一般民衆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陌生。他們當然會講些一般性的忠孝節義大道理，但這還不夠。因爲只要一問當地有哪些在中國傳統文化做出貢獻的人物，恐怕大多數的人會張目結舌，答不出話來，這也就是兩次到揚州均被當地人質問「揚州有什麼好研究」的原因，可見大陸在文化普及教育上，還需要再加強，至少要讓本地人知道自己家鄉的光榮歷史，一則有認同感、再則有激勵作用。臺灣地方性的「文化中心」，認真挖掘與發揚地方文化人物的努力，正可以作為大陸「愛鄉教育」的重要參考。

8. 無論在揚州或南京，均得到許多學界前輩與朋友的幫助，沒有他們的協助，就不可能方便的要參觀哪裏就到哪裏。尤其揚州大學祁龍威教授等前輩與朋友們，不但事先聯絡安排接待單位與導覽解說人員，甚至還犧牲自己的時間，全程作陪，如果不是他們熱誠的協助，我們絕對無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參觀訪問了這麼多地方，而且還獲得想像不到的接待和可貴的收穫。謝謝他們，希望友誼長存，以後有投桃報李的機會。

2000年6月24日 AM:00:14 完稿

2000年7月14日 AM:11:36 修定